

顧齋集
七

跋 疏 祭文
銘 婚書
歲 上樑文
贄 祝文

卷十三

~16
2402
7



和
2402
3-7



頤齋遺藁卷之十三

題跋

洪楓溪芳狀錄後序

蓋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而已隨事著見以為三才才則用之著也人亦萬物之一而於天地相參者非以其有仁義之性乎狀仁則父子義則君臣而師生夫婦又無往而非義義也者非他仁之所施各當其安之謂爾則是仁與義名二而實一未有仁而不義義而不本乎仁者焉可以異視之也自余幼侍先子晚隱



公側獲承曾考醉隱公風旨長又游雲叟先生三席
已知九菴宋子爲東表紫陽而及守甌城又知其有
三仁焉何哉甲子尹拯叛宋子則愚翁以同門絕之
已已鐫鄙傾 仁顯則愚翁踵宋子死之嗚呼斯其
仁之至義之盡者矣而門人有慎大谷後尹洪楓溪
芳二公一心之死克成事一之義雖其流竄而僅活
縲縲而終殉若有幸不幸可辨而其各從其心之所
安非一豪有爲而爲之則二公者何異真廩廩乎尤
愚一脈之傳抑並稱三仁也宐哉仁體至大非聖曷
盡而得其一端已足千古况愚翁之禍自有樹立之

卓非止一端而二公所就亦出人遠甚乎惜夫愚翁
之門今咸遲久矣則二公之裔何怪乎積衰而 清
明之世公論不到無以承膺恤衰而鄉社之報亦過
而不行君子諫不悲之乃丙午九月始克復舊紙牘
于雷巖之齋致愚翁魏狀有臨而二公配焉天理在
人人心不死昭乎日月若也非遺風餘韻起人百世
之下者能乎哉世與道交喪極矣父子之仁猶不盡
分卽君臣師生夫婦之義何如也朝而盛則趨之夕
而敗則攻之是于曰師曰弟者爲甚其親悖子亂臣
嫁婦之流將亦安所區別而上下中外一切恬狀人

自此不人矣余實慨焉既用紫陽涖南康慕光風霽
月遺意為愚翁謁墓審齋而登四觀跋官誥矣為大
谷跋遺藁矣會且棄官而楓溪後人又示以狀錄未
題噫孟斯文鎮壁金野人鍾秀先之矣余欲無言顧
此三賢死當同傳不可舍一取一而三仁之號又區
區所翊遂牽聯書之庶幾後有如宋子者作而莞爾
而笑也

題李 缺缺所賦老人星詩後

自史漢以下天文諸家咸言老人星者民星也亦曰
南極星亦曰壽星在井柳界中弧之南直狼師地去

參三丈常以秋分之曉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秋
分丑時候之南郊出三十日即没其色黃見則治平
主壽昌人主壽大赦明大亦同天下安寧不見人主
憂歲荒兵起客人民疫兵起老者憂流星犯老人多
疾兵起高麗史仁宗元年二月西京平壤府畱守奏
老人星見毅宗二十四年十二月狼星見于南極西
海道按察使朴純椒以為老人星馳驛以聞閏四月
忠州牧副使崔光鈞奏前月二十八日祭老人星于
砥平縣竹長寺在龍門山其夕壽星見至三獻乃没王大
喜百官稱賀按元史高麗國都開城府赤道北極出

地三十八度二十五分則西京北極應高四十度有餘而老人星大約隱映于地平其得見未可必也試以忠州一欸參之豈亦狼星歟及觀明史以為老人星江以南常見而燕京必無見理故不書蓋當漢魏晉唐之際都長安洛陽等處可容老人之得見而天文家傳會災祥故明史破之耳崇禎戊辰徐光啓李天經等與西洋人撰新法曆書立星宿黃赤經緯表而老人星入黃道未宮八度半經也出黃道南七十五度緯也又入赤道未宮四度半弱經也出赤道南五十一度半強緯也此自燕京測定而赤道北極出地三

十九度五十五分爰考天下赤道北極須出地三十八度半弱以下者乃始得見老人星矣今清乾隆甲子赤道北極出地亦三十九度五十五分而老人星入黃道未宮一十一度三十分五十九秒經也出黃道南七十五度五十分一十九秒緯也又入赤道未宮四度三十六分二十三秒經也出赤道南五十一度三十二分二十四秒爰攷天下赤道北極須出地三十七度二十七分三十六秒以下者乃始得見老人星此出近年所測比舊加密便當以此為主蓋北極出地與本地天頂距赤道度數相同故以加于本星出赤

道南度則得周天四之一正滿象限九十度者而本
星正當地平其三十七度二十七分三十六秒以下
者則以加本星出赤道南度而不滿九十度以減九
十度即得本星出地度矣今 本朝國都漢城府赤
道北極出地三十七度三十九分一十五秒此則清
康熙所測而余家全羅道興德縣一東面龜壽洞里
頃歲用秋分日晷測得午正赤道高五十四度一十
八分二十秒以減象限乃得本地赤道北極出地三
十五度四十一分四十秒以較漢城減一度四十五
分五十六秒相距六百里而此得直線四百四十一
里三八三三三是用西洋本法一度二百

五十里者乘除得之乃以六百里而一得。里七。三
五六為逐里直線差又得。度。分。一。十。秒。五。九
為逐里 海南縣南沿館頭距漢城一千里則赤道北
極出地約減二度五十六分三十秒而為三十四度
四十二分四十五秒濟州牧距漢城二千里則赤道
北極出地約減五度五十三分而為三十一度四十
六分一十五秒其珍島郡直海南縣西約同一緯線
則赤道北極亦應出地三十一度四十六分一十五
秒矣乾隆甲子既測老人星南下距赤道南極三十
七度二十七分三十六秒此以本星出赤道南度減
九十度得之其緯規三百
六十度而度狹當赤道全
大二百一十八度五十四分故知漢城必無見理而

興德縣龜壽洞里老人星出地一度四十五分五十
六秒其緯規見于地上者二十八度三十一分。八秒當赤道全經之一十七度二十。分一十一
秒海南珍島等縣老人星出地約二度四十四分五
十秒其緯規見于地上者三十五度三十七分二十秒當赤道全經之二十一度三十九分三十七
秒濟州牧老人星出地約五度四十一分二十秒其緯規見于地上者五十一度二十七分一十四秒當赤道全經之三十一度一十七分一十三秒各以
緯規見于地上者之所當赤道全規折半則得其午
中東西出沒之度而地軸二十四位各具一十五度
其子午卯酉四中在一十五度之中故左右各盡七
度半以攷于中東西出沒之度則其方位亦可推知

試以地面熱界戴赤道下者言之赤道二極俱當地
平而老人星出地三十七度二十七分三十六秒其
緯規見于地上者一百八十度當赤道全經之一百
○九度二十七分而午中左右各五十四度四十三
分三十秒東起于辰位之一十二度一十六分三十
秒歷與巳丙各一十五度至于午位左七度三十分
又歷午位右七度三十分及丁未坤各一十五度西
止于申位之二度四十三分三十秒此其春分以後
之夕秋分以前之晨東出西沒之位也又以興德縣
龜壽洞里言之老人星出地一度四十五分三十六

秒其緯規見于地上者二十八度三十一分。八秒當赤道全經之一十七度二十。分一十一秒而午中左右各八度四十。分五秒東起于丙位之一十三度四十九分五十五秒至于午位左七度三十分又歷午位右七度三十分西止于丁位之一度一十分。五秒此又其春分以後之夕秋分以前之晨東出西沒之位也以此攷之則海南珍島二縣及濟州枝等處其東出西沒各位之有差亦可推而信其狀也但興德縣龜壽洞里南阻方等山眼界有礙而無以候見耳未知海南珍島二縣及濟州枝得見者

果皆一一推驗於赤道北極之出地緯規當赤道全度者之橫跨于中東西出沒之差乎嘗聞人濟州者其在漢孛山北則亦不見須在其南大靜旌義二縣者方可得見大如燈盞纔出旋沒又如南海巨濟及方等山南光州羅州列邑無不見者而興德縣二西面沙川里則方等山西峯凹低處亦幸得見則天下諸方其見其隱又可及隅而知之豈可拘於災祥之舊說而我東人往往不知此理乃言濟州二縣以其見老人星故人多百歲壽考庸可信耶

書全有亨鶴松集後

全氏即金時讓荷潭日記所云全同年也許任痘疫
經驗方所云全同知也誤以亨為馨其四聖回外此
天湯是全氏所初云世不甚著聞今觀是集有日記有科表賦有上疏有
雜著有詩而毛文龍答書附焉雖以起復得訪而
宣廟特敕出於金革中至呼以賓友其所論倭胡與
夫兵法以至內外城九區之制尤卓卓可述雖元
宗追崇之辨異於沙溪而張谿谷金時讓亦既同歸
焉矣為人若此可以醫學拘之乎若狀朱丹谿理學
而醫學也亦可不以列于理學乎獨其斥爾瞻二疏
在三昌只舉其一則其不為其二相軋之助者有未

可知耳姑書此以示來者全氏生卒無詳蓋卒于丙
丁亂後云

跋節士孝子二趙公復戶公帖

右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九日按問 御史及
淳昌郡守奉 宣祖大王特敕為故孝子趙公義孝
有此印署公帖而并及於其父故節士公汝寬者也
節士字士弘生嘉靖丁巳三月二十九日清謹忠孝
有為國一死之意壬辰之亂 宣廟西狩乃作赴敵
歌一闕有為 君死節戰場白骨斬賊懸樹歸事
聖主語歌罷有淚盈襟吐血盈盆人稱血淚節士遂

自奮壯首出入義軍以大義申諭士民之奔迸者賊
自黃湖入錦山郡守敗死移兵獨戰土城厚完不可
猝拔乃少退明日賊空壁出先犯官軍砲丸雨下義
軍亦大崩公乃死之是壬辰九月初七日壽三十六
後重峯文烈趙公之死僅十九日孝子字百源生壬
辰十二月十七日卽節士閔腹也既三歲始問母尹
氏曰人皆有父我父何在母嗚咽告以實五歲就東
亭山節士招魂葬處慟哭終日自是不與隣兒遊嬉
獨處悲泣不食魚肉日三哭墓淚繼以血養母定省
甘旨無一闕有不安節嘗糞斫指母所嗜竭誠以供

十五歲始爲父追喪自其日僇用初終禮廬墓號泣
不見天日泣血歎粥伏墓前終日不退隆寒極熱亦
不少懈冬則日必爲之暘夏則雲必爲之陰人皆異
之既三年衣不綿笑不知母喪亦如之伯父老無子
乃以宗祀之重不得不備勉爲後一以未及於父者
事之遠近莫不推伏 御史以戰亡孤兒 啓復戶
五十負蠲一切役郡守以追喪三年行跡異凡并免
坊內烟役及田結中柴藁草至今一百八十有六年
矣二紙黝赤尚赫赫照人而外此文獻又只有郡誌
寂寥語而已嗚呼 國朝褒獎之典非不盛矣有力

者易得無方者難得揆以公議可 贈可旋非節士
孝子仍父子兩世而誰也况節士之父 宣陵參奉
應堅與其祖昌寧教授彭齡及曾祖泰仁縣監淵沂
而上之則歷沔川郡守士淳司正龜山而得高麗忠
臣樂齋瑛其清風大節尤可以千古此節士孝子家
法之所自不亦芝根而醴源哉方今 聖明在上大
舉闕典不以前朝而或忽不以遐士而或遺有能繼
樂齋三父子事實而因并以節士孝子上聞者乎老
臣白首不死卧病田間猶喜談道學節孝文章家事
謹牽連書之以待好古考德者徵焉

書七政算內篇後

小序云高麗崔誠之從忠宣王在元得授時曆法以
還本國始遵用之狀術者只得其造曆之法其日月
交會五星分度等法則未之知也 世宗命鄭欽之
鄭根鄭麟趾等推算悉究得其妙并所未盡究者加
以睿斷始釋狀矣又得太陰太陽通軌於 中朝其
法小與此異稍加隱括為內篇又得回回曆法命李
純之金淡考校之乃知中原曆官有差謬表而更加
潤正為外篇於是曆法可謂無遺恨矣按太陰太

明洪武中曆官元統
所修大統曆通軌也

題西撻請和清人文後

昔余幼時得見此文于壽邨白文時德曆稍所錄云是
 清康熙末年時事頃丁未在全義又從邑士黃老時
 亨家藏舊帙中目之黃故同春尤菴門人霽谷公世
 玄孫而三世蔭仕者也東人世稱西撻必早晚代清
 人有天下狀亦未詳西撻之為何種余考西撻即蒙
 古部裔大抵元順帝遺燼而今徧布大磧南北東起
 遼瀋西北柵外西接河套哈密其幅員視清人不翅
 倍蓰蓋與清祖女真同一韃靼之舊而彼在西故清
 人目以西撻女真在東故漢人目以東撻撻與韃字

轉而聲同耳西撻之西一部自 明朝已出沒河套
 河套故朔方重地 明人必欲驅出竟無以出之今
 清人任其人居自謂撫馭有術狀猶有朝降夕叛大
 征小伐之苦故此未免窮黷彼未免嚇誘以其所云
 賀蘭山下者證之其為河套一部明矣余在東海外
 恆願一聞河清而康熙壬寅忽又一聞有八年矣奈
 天未厭清何哉若使西撻果復代清則金大谷所謂
 太陽漸南漠陰漸長之驗者亦天地厄運使狀衰哉
 姑錄之以備遠方異聞而書其後

書萬年曆後

自余得裕叔此書以來寶藏披閱不止以其代觀象
監所頒也辛丑九月二十二日忽焉佚既惜故人厚
贈至以書報求新猶遠邇物色不少舍乃已酉閏五
月二十五日終焉還益得八年失九年矣從今爲我
後者能悔仰印章愈焚勿復失則幸哉

書兵學指南後

右兵學指南五卷京中軍器寺鑿印而余在本川縣
所得也蓋自 明名將南塘戚繼光南禦倭北禦胡
有所撰紀効新書行天下此亦其所出爾始我國自
初用五衛鎮管法如兵將圖說可考而後之知兵者

謂得八陣遺意南北隨用無不可者升平數百年粹
值乙卯之亂翔行濟勝方略束伍之制及壬辰亂益
甚而五衛因又積廢至是無復可循而非五衛本法
之不善也 宣廟既西幸頌議政柳文忠成龍建選
丁壯往學火炮狼筈鎗劍諸用于 天朝東援浙兵
參將駱尚志及戚金等金卽繼光族孫云癸巳十月
駕還設訓練都監以依訓練本院而權設本監募健
兒習身銃刀鎗置把摠哨官以領之後遂爲新設各
軍營之一大衙門專以此書爲師而中外無復異者
狀其車戰一法獨闕焉不行夫步短於騎騎短於車

而北胡須用車戰可制南倭只用步騎及舟戰可也
時方憂倭不急於車此所以闕及丙丁北變在在奔
潰亦可懲矣况繼光初而禦倭晚而禦胡用固各有
變而我國乃膠於癸巳以後近二百年偏習之久不
或省其本法之全也近雖一二知其不狀而諱兵亦
已甚矣其誰請用車者一朝愴惶當為之怵狀追悔
而無及嗚呼惜哉

跋隱松堂金公行狀

右故南原教授隱松堂金公行狀者華陽宋子門人
四梅堂尹公三舉所作也尹公既師大賢亦見寒水

齋集中則其遺言必百世可徵雖使區區無狀改述
亦何加諸益金公天質之美家法之正克肖曾王考
永慕堂至孝遺風重有先考 贈參議公孝悌忠信
四字之符其平日一言一動已皆是於聽聞而晴沙
高公用厚至為之躬勸出仕時 仁祖大王用薦者
特除教授以公不當止於給復尤當託以訓學而公
則謙不欲受 命故也先是壬辰之亂以丁酉與士
友約守靈光郡甲子適變又偕士友大募是舉也我
五代祖考安邨府君亦所共之而近行募義一錄我
雲叟先生又竝屏溪兼山諸老相與拳拳焉表章而

無憾嗚呼仁莫大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公於忠孝
大者既立即家間內行之細雖略之可也狀天經地
義民彝之重實不移於日用常行之間如飢而食如
寒而衣一日無是人不人矣若公所樹有能取法雖
佗人亦必有得况於上下一氣之相嬗者乎今其六
代孫昌白為是慕也既與其子養坤先後徵永慕公
祠院上梁丘墓表石之文而又繼以公狀之增修胤
錫老病田間猶喜談綱常大事其何辭焉顧比日愔
甚又重於改作謹依朱夫子暮年跋人狀已例我雲
叟所遵者尾以若干語如此為公後者尚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哉

題海東異蹟後

屈子于遠游篇願度世朱子于參同契有註解其旨
微矣豈易與不知者道哉則海東異蹟之輯而補亦
或有百世之揚邵與噫

銘

東磯金公知光文房王瑱銘

故六友堂宋公以錫蓄王瑱長尺而弱博十
長之一厚如博瑱之言鎮也書之繙風或開
之厥功在鎮故文房之友四瑱實五之公寶

若是後以是用考亭溪衣故事遺東磯金公
公其王潤故也既又申之以書曰君子比德
於玉子其勉之後幾年東磯公嫡抱天根氏
克趾其美蓋嘗奉玩手澤不翅羹塢之慕而
又不忍兩祖授受之意將湮而無傳也迺以
銘若序屬諸箕城黃胤錫胤錫辭不獲謹稽
東磯公學問淵源蓋不由師傳顧於一世若
農滄諸君子悉與之講廟而見稱之無已則
公所至到可知也已原其立跟科曰之外玩
心真實之地終焉德器之成者豈惟天品高

明不靠佗人而狀哉其必有使知斯學之可
樂而竟委身從事於此者矣宋公抑其人歟
胤錫生也後雖未及趨拜門庭竊覩其德之
一二狀其傳授不徒曰玉璵是以而必以六
言則自非君子人其何以若是勤懇必欲推
自比者於人而亦使有以比之哉狀則東磯
公王成之效公實與有其功而璵也亦為有
助是宜銘銘曰

匪金匪石王之璵兮相彼文房何取璵兮風之漂卷
焉乃璵兮諒不璵無以鎮兮斯其取璵兮而宋公之

取非瑱瑱兮益八德之攸比兮矧玉琢而為瑱兮傳授之義肆託瑱兮東磯之德肆若主之為瑱兮我懷若人于此瑱兮高山之思劌之瑱兮嗟爾不許珍此瑱兮

東京水晶眼鏡銘

歲乙酉武城金使君履信知余患眼肯出是鏡語之曰是慶州水晶也晉閔公機為府尹得之傳老峯驪陽丹巖及近故正獻相國今為我有我亦用公物貽子則奚妨焉其質厚雖跌墜不碎其用周雖老少無異子其珍之

圈若匣正獻在嶺臬所新斯又不可不知爾余既以歸偶遇西京識者示之則曰貴耳賤目我人之未免朕今天下眼鏡惟慶州為最余於是尤有幸焉丁亥正月二十六日輒銘于其匣以自勉云

鷄林產天下一歷閔金歸我室視思明非禮勿寶之哉維此物

烏晶眼鏡銘

余平居閱細字甚多自弱冠已患眼乃乙酉始用鏡代視苦未有品佳者間獲鷄林水晶

閔正獻相國五世所藏而今順興金使君履
所貽也雖燕市之購殆無以過之顧質白猶
恨不及烏者益五色惟黑為能養眼力爾茲
庚寅春鄭參判謙以余適叨下僚聞其狀也
出以惠之其愛余厚矣苟因是益見所未見
庶幾不至終迷則又何幸哉於是乎銘
噫用晦而思明所非禮有如銘

洋人琴銘

主人李陽培嘗蓄玄琴一張即參判魚錫定
所賣者有時招朱永昌度曲以聽今年二月

余以太僕至亟問琴安否則已為奸騙所誘
失久矣則為之太息第令跟偵既得其端緒
將訟于東部而余適乞暇而南托邊僚時為一
東部以書曰琴而有訟不亦韻事哉及余觀
還琴亦眾還而永昌之指法老且廢不足聽
姑屬主人善藏以待余他日轉購以行可矣
輒銘若干字于腹中庶當劬劑云

在地則復出地豫兮宓山下是有留微善兮

古人有

林忽雷者蓋雷在地中則琴聲之微也雷出地奮則
琴聲之著也而願之象山下有雷則舉其微著而雷
矣之

著囊銘

表天玄裏地黃一百著九寸長

右一百著囊銘

表天玄裏地黃五十著九寸長

右五十著囊銘

明餘三己亥日在亥十四長圓直頤叟寸法同身視

右二囊同

箴

自省箴

知不善為之者人耶否也知可改不之者人歟末也

人而否其死為無寧人而未其生為何益且夫一念之惡天必識毋或曰天奚以識一慮之辟天則殛毋或曰天安能殛天非識以目而識以不目之目奚翅如十指之嚴天非殛以刃而殛以不刃之刃奚翅若五刑之戮狀則其必以人而否為戒而慎無乎天識其惡亦必以人而未為警而慎無於天殛其辟始所謂人而人而受何有知而為乃所謂人之人而又安有知而不也耶

人間私語天聽若雷母曰高高而惟慎哉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母曰冥冥而畏其顯

客中題壁三箴

時直東部

莫重者身而或不檢莫危者心而或不收言往往失
之於居顯行往往忽之於處幽世之人固具曰余人
噫若是尚可曰人不惟自今如臨而如履兮庶不至
泛泛而悠悠

其二

有不忍一時之慾而誤平生有不忍一時之忿而躓
大事是孰重孰輕孰利孰害蓋不須單拆方弓而辨
之易矣嗟茲昧者汨相尋於既覆卓彼智者獨先覺
於未至蒙其昧者邪智者耶請姑事懲鑒之二字

其三

科舉所以出身其可曲徑求諸仕宦所以事主其可
鑽穴圖諸義之所在雖齋粉不當少避勢之所歸雖
鍾駟不當或趨有用我者述禮樂而贊刑政無用我
者樂畎畝而憂江湖余益將有意而學未之能信也
狀用晦自明尚母愧古人之與徒乎

集古訓題斗兒冊房示箴

至要教子至樂讀書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夙興夜寐
日乾夕惕履冰蹈虎臨淵隕谷

贊

擬楊誠齋自贊謹述 上褒師辨親命

聖曰謙質賢曰博實自有丹青貞願不用千秋直筆

真庵李公像贊

李公世樞咸豐人箕窩孫茂南崖依楨漆室
德一孤峯奉華之後 肅廟丁巳生辛卯生
員師遂庵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因從
良庵丈巖寒泉諸老游嘗上疏論尼尹父子
及辛壬邪論壽秩僉樞戊寅卒年八十二子
廷煬孫上舍基疇兩世與我兩世同庚公又
閔妹之舅兄也湖巖安公嘗贊其像上舍

遣子鎮源具幣請余續之

英英乎箕南漆孤之遺胤嚴嚴乎遂良丈寒之一心
存諸身足以厲真實而期刻苦發諸事足以靖邪逆
而伏詖淫狀其蹤自混於耕耘而其貌不別於勸巖
少余望之莫省其有寒潭古井之缺光老余思之纔
認其有朱絃大球之希音益丹青雖曰傳神而不能
以定人也久矣觀公像者其庶參夫微而究夫深

疏

請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從享文廟疏

八道生員臣姓名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謹白拜上

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皇天申休寶曆無疆 聖孝
彌篤於 三朝 震邸誕慶於四重臣等久沐鼓舞
之化第切環拱之悃焉因竊惟念吾道在東人文不
興上下數百年間真儒之輩出以闡繼開之業以贊
昭明之治其功大則報之也崇其德盛則尊之也至
朕會兩廡前後相望斯文由是而益光治教由是而
益彰朕而禮有疎密猶未遑於并舉時有顯晦亦或
待於後來有若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以一代儒宗
百世師表尚闕文廟之躋久致公議之鬱此誠 天
地之猶有憾者也臣等俱以遐鄉末學其於大賢間

域顧何能蠡測管窺而若乃得於前人之論撰者則
有之請舉其椽槩而仰陳焉麟厚以清明溫粹之姿
稟有超邁灑落之襟懷自在幼少言語簡寡步履整
正不經心於外物已默觀乎生理明月無私之吟天
圓至大之詠皆在就傅以前而能自見得大意人或
謂近於顏子之明睿此則天賦之絕異也早旣志學
晚益進修以小學大學爲始終條理終身服習如誦
己言己又致力於語孟而參之以詩易以至太極圖
之義理精深西銘之規模廣大亦嘗玩索不已曰學
者不可偏廢也知己及之而心若不足擇已精矣而

思之益謹此則學問之純篤也以言乎其造詣則敬以持守義以裁度體之心而反之身德日進而業日廣表裏無間動靜如一卓朕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我朝諸儒率皆專心明理之學朕於精微地頭尚或有聽瑩者而麟厚默契道妙洞見大原有以太極陰陽為一物道心人心為體用者則一言剖破明白的確文憲公臣奇大升嘗於四端七情之辨多所質疑得其印證後與文純公臣李滉往復論難殆數萬言要皆本之於麟厚之旨者而李滉亦嘗見其論學文字溪服晚歲之功溪平日立論大致不惑於新奇不亂

於繳繞平正易知顛撲不破而亦不自以為知一皆折衷於朱子蓋朱子之道在天下萬古未始不如日中天而中國則陸王亂之偏邦則文獻闕焉學者雖知學朱而鮮克真知其為真而麟厚乃始尊信之篤謂當直接乎孔聖之統嘗有詩云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則文康公臣金昌翁為之嘖嘖未已其卓識獨見大明朱道之功尤何如哉而又明於天理人事之儀節有所修家禮考誤者其於引據無不精當文元公臣金長生多取其說以訂禮書焉以言乎其出處則自 仁廟毓德春宮之日侍講多時

恩遇甚隆直廬之躬臨問難墨竹之手寫宣賜
可知同德相與之盛文正公臣趙光祖諸賢之寃人
莫敢言而麟厚在館職獨上劄開陳辭意剴切中
廟頗示悔悟仁廟初載首命仲雪人以為當日一
言益發其機焉方朝廷倚重而乞養出外已有歛
退之志及仁廟昇遐而杜門謝事獨切悲慕之情
嗚呼五百聖作名儒應時而不幸生民無祿未得
終致明良康哉之休此固遺恨千古狀士大夫進退
辭受實有關於風俗之盛衰者而麟厚能燭微見幾
沈晦而沒顧其明知達識清風大節未可以一行稱

述而深造厚積之發實根於道學之正矣至若治家
則正倫理而篤恩義教人則該知行而一內外為文
章如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及論大學講義孝經
刊誤夙興夜寐箴以至詩賦諸作亦粹狀一出於正
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真仁義者之言也見其威
儀也儼狀而可敬接其辭氣也溫乎其可樂文理密
矣而有庭草一般之意思圭角泯矣而有鳳凰千仞
之氣象其殆庶乎中和之不倚不流焉是以聞風者
誠服觀德者心醉少事文敬公臣金安國呼以少友
至謂三代上人物文成公臣李珥亦稱其出處之正

海東無與倫比因以清水芙蓉光風霽月爲喻文正公臣宋時烈尤加景慕於國朝人物獨許以道學節義文章之兼有而不偏所撰大碑文字極其闡揚末又舉道德博聞之文以示斯名之稱情千載之下孰得以改評哉而文正公臣李穉繼而謂宜追配於聖廡嗚呼世無古今人無賢愚蓋莫不仰以山斗凡諸杖屨遺澤之所既皆俎豆而尸祝之粵在 顯廟朝 特命宣額於筆巖象賢之舉非不盛矣而若乃儒林宗仰之心則猶有歉於崇報之未盡也今臣等所陳益述先賢之定論非出後生之私見政當俟百

世而不惑則從祀之典捨此其誰而只緣年代稍遠自致因循近世章甫之封章擬請亦既屢遭而輒值事會一未 登徹向臣所謂時有顯晦者於此亦可見矣恭惟我 殿下嗣服以來政令施措動合天則而於崇儒重道益致 聖意凡係 列朝未遑之事次第修舉則一世公議之積屈而庶伸者顧不在於今時也耶臣等雖極陋劣寡聞而慣承前輩緒論自切慕賢之誠八方重繭一辭仰籲伏願 聖明恢詢 堯之盛軫崇德之報特 命有司亟舉先正臣金麟厚濟配文廟之禮以盡昭代之盛典以副多士之願

望則斯文幸甚世道幸甚臣等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聞

右疏本出李監司基敬丁
西之製而今試彙括之

請忠武公臣李舜臣并邑遺愛祠賜額疏

全羅道并邑縣幼學臣姓名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皇天降騶 寶祚
躋隆 聖孝方光於三朝 禹明誕慶於重輪臣等
久沐鼓舞之化第切環拱之忱焉因竊惟念我 國
家四百年經文緯武崇德報功之典至矣盡矣時乎
無事則禮樂出治而道學之賢在所必獎時乎有事
則兵刑擬亂而干城之良在所必勸誠以文武不可

偏廢而功德不可或忽故也今以一世所耳目者徵
之先正名臣自 宗廟 文廟配食以外或祠或院
亾論重複舉有 恩額之華而故名將殉 國者亦
狀則臣等所居并邑本縣故忠武公臣李舜臣遺愛
之祠窆其一焉顧始營建正在 肅宗大王七年辛
酉茲已一百有六年而鄉俗貿蚩猶未請額則是乃
以一時屢設之禁為可苟安而百世虔享之禮似或
終襄臣等死罪請試大聲一言而鳴號焉蓋舜臣苦
誠大節偉動壯烈既應 宣廟之洪褒亦受 神皇
之峻擢不惟功冠海東實是澤被天下則都督陳璘

參將戚季金之稱服故相臣文忠公李恆福先正臣
文正公宋時烈之推重其見於朝野傳志與夫祠墓
記碑之類者將不暇一二論列而第舉其稷粢則舜
臣性賦忠孝才兼文武嘗言丈夫生世用則効死不
用則耕野足矣若媚要人竊浮榮吾所耻也其立心
如此古之眞士大夫何加焉故於故相臣文忠公柳
成龍之在京第也雖以同閤受知而於先正臣文成
公李珥之判吏曹也不以同宗赴邀此而猶狀他可
知矣及其浮沈南北出入鎮幕尚毅毅持是不變則
其危甚矣而訛援者逮萬曆己丑十二月始得并邑

縣監居官十四朔移僉使者三移郡守者二而竟并
以驟陞爲臺駁不果去間兼泰仁剖決如流其民愛
之請 御史仍管則本縣之愛當如何也尋自是擢
全羅左道水使獨憂倭釁早備海防而曾未幾何大
寇至矣於是乎壬辰而有玉浦泗川唐浦唐項永登
閑山安骨七大捷而閑山爲其最癸巳而有釜山一
大捷而移營閑山以統制兼本職則元均已流誣
倭謀亦有間言至丁酉被逮旋 宥起復前職則又
有碧波鳴梁二大捷而鳴梁爲其最繼以戊戌再移
營古今島有露梁一大捷尤爲其最而忽被丸中之

毒爰應星隕之變身雖死矣賊已遁矣卽干戈七年
大小百戰龜船籌堂再造 中興之盛者捨舜臣一
人而誰也嗚呼 祖宗之隱恤部曲士民之哀痛夫
孰不原於天理人心之同狀而全羅則順天府左水
營本鎮及東嶺也海南縣右水營之鳴梁也慶尚則
固城縣統制營本鎮也南海縣之露梁也洪忠則牙
山縣羅山之墓白巖之里也石刻板鏤前後相望竝
有祠焉亦香火不絕凡係 宣額之號爲忠愍爲顯
忠者各一爲忠烈者二 上下崇報之議夫狀後庶
無缺矣雖狀獨不念舜臣七年百戰之績實自井邑

一本縣作宰而發跡乎先乎此則權管助防兼宣傳
何其德也後乎此則僉使郡守水使陞統制何其壯
也是殆 天命 國運一否一泰之關梁而井邑以
遐方下土十室之殘者邂逅而當之斯已不或偶狀
則豈獨區區遺民念念遺愛而已哉抑是祠也在本
縣治西南十里以其東則有內藏山龍窟飛來二庵
而壬辰亂初故叅奉臣吳希吉柳訥故別提臣安義
孫弘祿等奉 太祖慶基殿 御容及全州 國史
藏護得完之所也以其南則有長城府界笠巖山城
俯臨大小蘆嶺一大路而高麗宋君斐破蒙兵丁酉

故奉事臣尹軫死倭亂之所也以其址則有茅川考
巖書院而文正公宋時烈俎豆 宣額再三 致祭
之所也而舜臣之祠周遭暎發風聲光景惚恍如在
臣等嘗試想像而思之倘 朝家不拘令甲之有禁
特許額號之有 賜庶幾召杜循良之治葛岳恢攘
之功幸令一舉而并章則舜臣明靈其死不死千秋
萬世必冥祐圖報脫有緩急餘威所及或可以翊
聖眞之畱 跡並先正之遺烈使狂塵惡氛永燔於
一城二嶺南北數千里之域而我 國家億萬年不
丕之基將鞏固無疆矣此臣等所素耿結而頃當考

巖致 祭之日又一路多士相與指點而矯企者也
何哉晉宋時烈爲舜臣露梁碑也 孝宗大王亟命
徵草本賜 覽以寓拊髀之懷而先正亦追書其實
嗟愴未已今先正書院與是祠隣近而 聖眷旣洽
於先正額號顧闕於是祠斯固臣等不敢早籲之罪
爾不抑有憾於天地之大乎伏惟 聖上嗣服以來
寤寐忠良光寵節義雖在前朝人物亦駸駸遍舉而
屢設之令有不恤者則公議之伸曠典之行時哉時
哉此誠其時茲敢六百里一辭仰請而一國所同非
特一縣之願也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 賜額于忠

武公季舜臣井邑縣遺愛之祠以慰忠魂以副輿望
則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臣等無任瞻 天望 聖
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文忠公臣朴淳月井書院故參判臣金繼輝
參判臣沈義謙文清公臣鄭澈故宣諭使臣洪
千璟等并 賜牲幣疏

全羅道幼學臣姓名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惟天眷祐惟 祖宗降監
大曆無疆於延長 重輪有徵於開先臣等沐 聖
化仰 聖孝不勝忻怵之忱久矣因竊惟念 國家

四百年聲明文物之盛莫今茲若也凡匹夫匹婦一
節一行之可取既拳拳旌復而靡遺而溯而上之則
宗儒大賢之尊尚名臣烈士之表章亦且無久遠無
沈晦或廟而謚或墓而碑或祠而額或家而繼絕或
太廟文廟而從享矣士生斯世孰不竭蹶鼓舞思有
以對揚其於天地之大而猶有憾日月之明而猶遺
燭者又安敢不庶幾仰贊萬一而默而息而已乎今
本道羅州技有故頌議政文忠公臣朴淳所享月井
書院者即淳桑梓之邑而 孝宗大王十年己亥因
請額所 宣也間者太學諸生又僉同發論以淳之

同德四臣故參判 贈判書金繼輝故參判沈義謙
故右議政文清公鄭澈及故宣諭使洪千璟等有按
道同里遺跡布昭者廢會亭營光州月峯書院以先
正臣文元公金長生文敬公金集追配于文簡公朴
祥文憲公奇大升諸賢則本院之爲亦其遺也顧不
及爲之 上聞以致官闕牲幣夫旣同德矣廢會矣
而牲幣之儀獨於舊而闕於新嗚呼一人向隅滿堂
猶且不樂况於四人之非一而淳之英靈樂乎否乎
臣等請申舉淳之德善事行而繼以四臣爲 殿下
大聲一呼而因乞伏積逋不敏之誅焉蓋淳卽文簡

公祥從子也文康公徐敬德門人也先正臣文純公
李滉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與夫故參贊宋純文
憲公奇大升同聲同氣之契也始焉貶白齡之謫中
焉黜元衡之罪終焉白癸未三竄之交誣而國人倚
之士類宗之在內則濫申在外則伊洛故其曰松筠
節操水月精神者 上而受乎 宣廟之所褒也其
曰宋人物唐詩調者遠而得乎 天使之所稱也自
是又有故相臣文忠公李愰福先正臣文正公金尚
憲宋時烈長第而公誦則千秋萬世斗如山如卓卓
乎文成文簡兩先正之主人者非淳而誰要之當時

君民之志又莫非小學心經近思錄所從出爾此
孝廟所以不拘永平之享而一疏亟允於本院者
也不亦猗歟休哉乃若繼輝以文成道義之交啓文
元家庭之學祠箕子而下沆於文正公趙光祖之師
生崇文純而追及於文敬公金安國之文集邦禮是
正則淳與閔純之議合焉黨人是斥則沈貞元衡許
暉金誠一之類熄焉即國系辨誣厥功尤偉而文
成所詡初不獨以是則故相臣文貞公申欽文忠公
李廷龜以至故府尹崔昱所述今可覆也義謙襲乃
祖名謙之訓有自號與庵之旨雖居戚畹而扶士類

有力則文成一隊所胥賴也雖云黨首而非本意修
隙則金世濂一言所追諒也外補之時文成固是公
議而文元猶疑於誠心文綱之日仁弘豈無題目而
末流竟歸於誤國苟欲為斯人折衷當于宋文正序
銘得之矣澈則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及奇大升門
人也文成文簡諸大賢之友也方其釋褐坐兄弟乙
巳之禍而枳廢無極逮夫言事荷文純諫臣之譽而
峭直有忤非不恢恢乎古管清者之量矣金洪詆賢
立叱之以衰貞非不勉勉乎文成燮和之託矣三尹
遴譏亟脫之於暗昧於是乎李潑金宇顯三竄之徒

日張月滋而文成文簡繼輝淳澈義謙之鱗無復餘地雖汝立昔君師之後暨仁弘讐母妃之際而焦原之酷幾及泉壤而微癸亥之靖社文元之頌冤則天人定勝之理不殆殄乎一鶚猛虎元有聖弊壹惠華扁可見公評斯於宋文正與夫故相臣文忠公金壽恆傳信之文重可稽者至若千環一小官耳其初一寒峻耳文辭夙就能續高麗舍人侃之家聲名行自厲無愧故大司憲履祥之宗盟既從忠烈公高敬命以至奇大升而聞見博矣轉師文成以交淳澈繼輝義謙而門路正矣故當介清之昔淳則面

折偽學不免於首禍羣壬之陷澈則身羅縲綬又困於停舉而壬辰丁酉之亂旋有大焉協守江華也文烈公金千鎰猶資其方略從事海徼也都元帥權慄亦仗其召募况乎龍灣抗疏發弘老間兩宮之狀而文簡昉獲曲休倭氛扈駕膺從勳授直長之命而布衣實有光榮自夫進士一等文科壯元以往則名益隆而忌益甚雖以尹斗壽吳允謙張維金塗趙希逸朴東說一代名流之推服而低回於典籍提督察訪之冗班出入於仁弘爾瞻筠賊之毒手猶且悲西宮銅門而危言凜凜不怕曹友仁之詩案憤

遼陽梭路而苦心炳炳終有航海使之曠章非夫所
畜之厚所養之正則安能如是惜乎二子東倂八表
西迫乃以壬戌間 宣諭癸亥後通政而沒矣有識
尚論按野錄集家者宐子于俯仰而靡已噫此四臣
者比之於淳名位聲跡誠有差等非一槩可論者矣
狀其陽焉而非陰白焉而非黑淑焉而非隱則未始
不一而二二而一而參差之序瀾漫之歸信乎其迭
經迭緯摠之猶五星在天有大小進退疾遲伏見之
分而其芒寒而色正則均耳良亦盛矣日以同德誰
或不可是則前之特享後之追享亦天時人事早晚

疎密之別爾其又何疑之有士論既狀 朝議可知
而 國家多事之會鄉俗斗海之故重以臣等至愚
至微無以夙請牲幣之典遂令咫尺神位有豐約相
懸嗚呼臣等不敏之辜宐無所逃而 聖聰有聞亦
必曠感而亟 允矣抑臣等於淳重有可戚夫以他
餘大臣不幸無後猶為之繼絕况淳之賢而一孽子
應屏為羣劬嗾殺則淳之祀無屬豈不慟哉狀淳伯
仲二父後裔在光州者今不一二倘 聖朝追取其
芻支昭穆可為淳子之人不論年遠 許成之為後
如 肅廟朝故叅判忠烈公河緯地 英廟朝故持

平金儲兩臣之追繼則淳家之慰亦士林攸慰也茲
敢一辭八百里來顛於闕下伏惟 殿下穆狀垂
察特 命攸司先令臣等本道羅州牧所有故領議
政朴淳月并書院并 許金繼輝沈義謙鄭澈洪千
璟四臣追享者牲幣因令淳家追繼有後以光聖德
以重天秩則 國家幸甚世道幸甚臣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婚書

一漢婚書

伏以草木之味地適宿春琴瑟之迷天叶景况自愧

衰落何意扳聯壻長男房下長孫一漢詩禮粗聞宗
祀是托扶牀遶膝既卯兮而弁兮授室嗣親庶昌爾
而熾爾茲承先伯氏第四小娘子教襲圖史儀習蘋
繁鳳毛猶存矧季蘭之能敬熊夢可卜知下莞之有
祥顧老病方劇於半年而婚媾特寵於吉日恭將五
尋不腆永樂二姓無疆雖錦里冠冕之榮莫容敢望
狀月亭茅土之烈尚或相倚祈荷之私鑑念甚幸

改本

伏以草木之味地切宿春琴瑟之迷天定景况自愧
衰落何意扳聯擬繼高祖近故宗兄長孫一漢詩禮

粗聞宗祀是托扶牀遶膝既卯今而弁兮授室嗣親
庶昌爾而熾爾頃承先伯氏第四娘子教襲圖史儀
飭蘋繁鳳毛可徵矧李蘭之能夢能香惕將下莞
之有祥顧范硯奄哭於隔旬而相車未挽於經歲薦
耐纔畢惜乎遺命之在書俗古因諧允矣大信之如
約茲脩五尋不腆永洽二姓無疆雖錦里冠冕之華
莫容敢望朕月亭文獻之緒尚或相依慰幸俱深鑑
念至企

一漢再聘柳氏書

伏以犧皮之儷而荆孔嘉姬書之填而徵至敬益將

傳萬世嗣靡直合二姓歡今胤錫長子一漢責重奉
宗時急迎相恭承先叔氏第二小娘子德容方茂壽
福咸空顧衰落之非華愧扳聯之不稱豈期謙盛遠
賜允從茲當吉日三商謹納非幣兩卷敷宣曷既鑑
念是希

七漢婚書

伏以相望八舍久仰聲氣之同爰卜三商遂講婚媾
之好雖儷幣之不腆豈填書之其徐胤錫少子七漢
襲先庭而粗能知方當弱冠而未及有室伏承令李
氏房下長女娘子毓美於內外名族齊茂於古晉空

家不圖衰落之餘乃獲扳緣之寵茲誠以賢婦而歸
快婿亦特拜大姑而徵多男詩已稱乎孔嘉禮斯行
乎至敬敷宣曷究鑑念庶希

上梁文

宋聖能思權厚里新第上梁文

兒郎偉述夫庄山西樊芥湖東塢瓜畦稻畝自管耕
樵之結隣柳徑筠扉只今輪鞅之寡跡美名既稱於
厚里何異處仁先業幸傳於弊廬庶追來孝於焉拓
舊而重葺所以圖新而永觀苟美苟完亦侈於玉川
先生數間屋爰居爰處猶勝於秋崖老子一把茅斯

其意有所存焉蓋是築不得已也主人聞善華裔章
德孤蹤半生謬悠已無成於書劒累世遷徙曾未寧
於鶉鷓惟門戶久益祗殘而第宅尚不遑理親賓過
從安免矮椽之打頭祖考享將九窘小廳之陳位門
閭高大縱既富方穀之難期禮儀沾麤亦終貧且窶
之可病遂發憤於比歲將邀福於前人節飭縮裘十
指之拮据其戚寡材購木一心之勞苦敢言蒙告賜
礎之需咸已備具陰陽溫涼之候實惟吉良乃相故
居之傍乃移數武之外四年戊戌月事或有待於今已
肯亥顏地若增勝於舊墳墓密邇莫陟降而采溪田

野頰臨課稼穡而寧懈桑梓恭敬在是必芬吉蠲於
斯房藁幽修不徒適體而容膝琴棋高會行見引朋
而論心維承祀接客之儀狀後無憾矧披褐卻軌之
志綽乎有餘雖眼界少遜於泓擘伊夢想詎在於塵
坳回籀溪正舖之遺意足稱善人緬野塘小隱之高
風且急勝事優游哉可以娛桑榆之景消搖乎可無
愧草堂之靈輒成短謠庸表素願兒郎偉拋梁東曉
窓日透初紅開裏從容睡起此間此樂何窮兒郎偉
拋梁南烟楸極目相參但願此心兢惕承家勿忝先
龕兒郎偉拋梁西楞伽碧海天低早晚會尋仙去靈

源莫遣人迷兒郎偉拋梁北夜夜疎簷天極不隨斗
轉河回一段天機誰識兒郎偉拋梁上雲盡高空月
亮深更獨步小除心境澄澄難狀兒郎偉拋梁下咫
尺西風擺楹趁涼觀刈歸來童子候門歡迓伏願上
梁之後老穉長健寢興載安齋明思成噬無射於神
鬼純嘏錫後式勿替於耳雲尊中之酒不空戶外之
屨常滿太平衰暮永保清閒

本縣司馬養士二齋合設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學政弊而諸路之教官全裁講堂虛而
兩夾之生徒靡寓不有司馬養士之別館曷稱存羊

告朔之遺儀藏修息游庶增廣於邑校秀選俊造賴
益盛於 王庭環東表四千里之幅員孰無大小院
之肄業瞻南中五十區之牙鎔遂多內外舍之分居
永念吾邦尚緩斯築瀛山下山之包括風氣已深吳
城漆城之翻傳謠俗不泯清藻偉績歷歷二字相於
前朝異跡貞符往往雙進士於同榜或慕義興孝並
扶樹而流芳或講學劬書申教育而遺澤益角奎臨
對之有驗而稼畢畱詠之職由嗟乎萬曆兵餘久矣
十室力詘方禮殿始遷之際未遑大拓儒宮逮縣解
再移之辰不欲重勞民戶漕貢禮擢縱翹楚之可書

夏課冬程奈帡幪之莫備斯父老有識者所其惜則
士友有志者所宜圖纔謀衆而獲同因舉一而兼二
乃命龜食仍開如舟之墟不滿牛鳴斜聯釋菜之地
大火當面天已篤於右文老屋呈材人亦復於趨事
殆非偶爾抑有待歟我知縣曹侯以晦谷文忠之孫
淮白江俎豆之邑嘗從槎於海外實著督營既創城
於關西轉膺符使次第專闢而克紹急先隆儒而是
經爲政幾時割養廉於文會召工即日倚光學於鄉
評綱紀多方仰鼓舞之嘉惠贍助殫力慶輪奐之允
臧伊東頭西頭之互通豈非事半功倍若先輩後

輩之相益當知體立而用行誠幸一初之聳觀恭陳
六偉之贊頌兒郎偉拋梁東迤起台山隱約中一抹
酣霞迎旭早清平光景又春風兒郎偉拋梁南碧梧
浮翠在疎欄宿雲萬頃何方雨終古悠悠動靜涵兒
郎偉拋梁西月度迢迢想愛奇太極元來天畫活回
頭鵬鷄自高低兒郎偉拋梁北華嶼烟生應水色長
與楊江一汎通颿風袞袞星宗極兒郎偉拋梁上培
風舊館山千丈寓言驚世亦何爲作鎮降神方共仰
兒郎偉拋梁下苔古泉寒雙眼湧不到平川未肯休
滔滔大化如斯者伏願上梁之後鄉躋善俗士歸同

心崇德藝而舉賢能矣特銜王之戒凌 君親而隆
師長尤須麗澤之資其出也根六經而措治可以上
責 昭代其處也圖七事而承化可以下慰賢侯一
隅城市山林千秋人才府庫

靈光郡空寧南氏墳庵重修上梁文

為南上舍
彥極製

兒郎偉伏以丁閣之儀降殺而達下丙舍之號沿襲
而迄今茲當一小庵毀成亦幸我故家繼述粵若麗
季有贈侍中籍空寧之鄉實稱雲霄峻閣官靈光之
郡益卜風水佳城龍輻躡而不行終焉顯聖鳳苞
飛騰而爰導或云徵奇自非積德而累仁曷能承先

而禱後雄藻難正學紀彥方將萬子孫相傳卓節玘清
風躄不徒一碑碣可紀山川蓄洩松楸尚免於蟲災
霜露循環香火詎闕於牲祭乃經營於墳左曾突兀
於眼前備昭穆之周旋荷歟酌獻秩秩思體魄之密
邇允矣陟降洋洋報本尋原可見秋江醉而壺谷記
代興修廢亦有季父董而宗叔偕嗟歲月之幾何奄
風雨之交萃一洞寥闐奚但緇髡之失依五楹摧頽
九切昆雲之痛慕林樵野燒其屬誰而禁諸春必秋
芬殆自此而曠矣肆小子不肖而妄作庶前人克紹
而苟完日吉辰良豈非神理之默相事半功倍曷由

族謀之僉同溪峯谷倪咸拭目而改觀木客山魃猶
動色而助歡是譽豈勞敢曰推孝不匱可久可人所
期繩武無疆咨爾工師聽我善頌兒郎偉拋梁東早
起簾旌日透紅但得至誠無遠近大明何處不靈通
兒郎偉拋梁西風露殘更桂影低朔望盈虛元一理
休煩太乙照青藜兒郎偉拋梁南倚漢奇峯轟轟三
已驗形家台室象幾年靈氣鬱相畱兒郎偉拋梁北
樞軸分明瞻斗極千里松京與漢京歸心前後知同
得兒郎偉拋梁上鳳頂峻嶒尊萬丈應似當時老祖
翁枝分葉別隨生長兒郎偉拋梁下今節踰踰將事

者一念之泉有自來無幽不格承純嘏伏願上梁之
後祖烈彌永宗風益弘爾公爾侯軼頂背而糜至允
文允武循軌躅而鼎來一抔衣履舊藏千代享祀大
禮

茂長縣道嚴祠三修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國學之從祀重而節目或有未該書院
之 賜額華而時勢亦有所限惟一鄉公議之乃定
必百歲盛德之是隆茲當三修益聳羣聽伏惟永慕
堂金先生上洛勳冒長沙寓公中年上庠直爲母心
之慰悅安身立命實在聖訓之流潛戴記孝經何嘗

一日釋手小學家禮尤徵四方及門原誠慶之立先
而奉養之自幼咀吮禱應旋負土而爲墳寒處淡糊
縱居廬而無疾二十八而靡怙尚傳羣鼠斃而飛雉
投四十八而違慈重見女奴遠而內子避若其環墓
而不雪與夫遍山而栽松里社咸稱美獨荐承重之
祭所篁竹自屏因爲永思親之齋居觀河西看嚴之
表章空爾倭燹之莫犯逮松川高峯之推服終焉
天朝之有聞嘉靖旋閭固已竝遺文而不泯萬曆創
廟還復卽舊墟而維新嗟癸卯之未週奄風雨之交
萃俎芬豆必雖幸準祭禮無墮壁涎牖絲安可在儒

林或愬謀工舉事居狀不日而告完尚德報功真若
待時而非偶粉榆動色碑留韻歌之名絃誦流音祠
接忠賢之號聊成演偉用贊呼邪兒郎偉拋梁東道
山蒼翠人簾櫳但令默識存心後物物鳶魚只箇中
兒郎偉拋梁南孝岳遙開一水涵百行源頭要自省
清明夜氣性天留兒郎偉拋梁西鹿洞烟霞望不迷
光霽別傳何限意建溪當日亦濂溪兒郎偉拋梁北
歲晏松林森黛色還有臧壇古杏存令人手撫成追
憶兒郎偉拋梁上仰止龍岑高幾丈倘得乾乾日夕
間與時不失循行象兒郎偉拋梁下無冬無夏勿來

者希顏有志卽顏徒須信功名同上首伏願上梁之
後士行齊興鄉風丕變人孝出悌爭懷我丈夫之心
餘力學文舉以君子儒自勉藏修觀感所貴師範之
非遙肅穆趨踰母曰祀事之亦足庶乎閔拙堂 啓
本之隨續必也尹圃巖狀文之因仍一區王辟遺祠
千代鄒魯比屋

祠堂再修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前廟後寢之義興而東必先左昭右穆
之位廢而西乃上益不特祖功宗德者達乎下願庶
幾追遠報本者發乎中人彝人倫其以是而可紀天

叙天秩其以是而可明焉爾永惟羅朝實始我姓越
松靈境猶傳漢學士遺墟古碑牧隱名章不泯都巡
問同聲高義歷繕工檢工之績述并海縣江縣之明
敷或 瘡潢相聯於族志集家或棣萼交映於輿覽
科錄逮乙巳丁未否塞之會即從仕通政旅瑣之辰
湖南薄莊幾多戀於漢華猶西先兆竟齋恨於瀛吳
懷哉僉正之晚居宛爾壽衡之高頂心乎致悌仰賢
兄烈嫂之耿光智以全宗驗千里三年之元吉爰有
遜昏朝而協義旅亦有斥虜號而驩異顏偉歟醉翁
衛乎九老文章氣節怡人海而沈冥學問知行幸傳

家而繩武楚山奔哭不忝松叟之從游龜巖藏修遠
聳農門之往復沅濟美於晚隱早聞道於西山 元
陵華褒喜是父是子之俱被雲樓敬字得徹上徹下
之同歸祖訓相襲而文獻之足徵大意有待而蒸嘗
之多替嗟幾世之屢徙自先子而苟完由正寢而繼
祠堂勢所狀也規癸亥而成乙丑力不足焉地盤靡
堅縱略葺而何益雨漏無歇每一念而多傷既久因
仍可畏頹厭不肖胤錫不食之報有隕其休桂坊虛
名慕先庭而莫及木州乍養叫慈輿而難攀雖貧窶
於衷威尚繼開於宗事農晡經紀仗一第之衰齡遠

通奔馳倚大兒之澀脚從白氏而歸黃氏木氏俊翰

背子方而顏子方時日協簡於焉精靈之獲安於焉

薦獻之因憂式憑呼邪聊演贊偉兒郎偉拋梁東象

嶽青尖曉旭紅隱約龍頭祖考妣所葬知幾里橫張側展

鬱流通兒郎偉拋梁南薄天方等迴相參辭樓顧祖

誰迎送珍重王輪通政府君考妣所葬一氣留兒郎偉拋梁西

逍遙醉隱府君避居之所而龜千仞海雲低厚邱從

僉正數世麟原及晚安隴先妣初葬之地無多路間界金魚

同峯邨西色不迷兒郎偉拋梁北遙懷白岳撐元極漢

江一半亦昭陽江名在春川楸露桑烟森在目兒郎偉拋

梁上夜夜分光奎壁朗終古詩書我故家從他螢燈

紛相放兒郎偉拋梁下階薛庭莎來拜者安得千兒

與萬孫英賢壽貴傳圖畫伏願上梁之後墻垣繚遂

鎖鑰局牢身鼠去而蛇蚓除一區清潔鼎俎陳而絲

管作四時和寧赫赫名家法門乙乙忠臣孝子

頤齋遺藁卷之十三

頤齋遺藁卷之十四

祝文

東山書院移建開基土地祝文

伏以厚祗儲靈缺時而章相我人文厥惟無疆曠彼
遺廟兩賢攸殿宅未于古久乃崩缺維茲一畝比舊
增勝益移俊近用新觀聽於高啓墨薦以禮幣神其
顧之永佑靡替

逍遙山祝文

伏以惟興之望太伯攸可南眺畧湫址臨鵬池蜿蟺
蓄靈膚寸崇朝匪今自管民則有聊迺圖于輿迺豐

于桑靡呼不應矧伊明時囿囿太和永効厥職十雨
五風驟系誰之力穰穰一方若嫗而煦高山仰止其幸
按堵何天降苗適丁是夏焚惑貫角雲漢昭夜蜚廉
鼓號會萍翳藏潤赫赫朱羲大地如燼題彼百里彌日
烏邑堤瀆既鮮江既莫及亦纔耕耨庶幾樹藝苦苦
勤雨閉閤望歲而旱太甚胡寧忍此赤子無辜逝將
頽死願余沿檄假守叨責立請句龍猶暨膏澤在孚
不盈遲敢惡沮瀉山之拜竊又企訂薄言豐浴牲脯
醴藎攝以髦士爰濟巖岡吁嗟告禱不瑕感通歎雲
率霓其澤其濛農夫罔悃養祀有酬之相之無作

神羞

鵬池點道
遙山名

龍湫祝文

伏以方等維嶽鎮我上流崇崇碧梧其下陰湫齋淪
黝黑無底之壑爰有鱗長此焉攸託變則雲蒸起則
天行隨時騁靈惠一方毗監于明晨魚亦不滄祀事
有常於志可審蟲蟲蘊隆今曷故焉邑小民殘為毒
尤偏靡稼靡穡壁彼唵喁責在兼牧如無所容既顯
於社亦走於望而莫是聽又將安仰相古象龍懼厥
或褻詢諸謠俗滋益圭潔踳踳庶士實相我儀雖不
以躬庶幾格思召風命雨一奮神功歡聲載路毋俾

日聾

竹島祝文

伏以維海瀾瀾直邑之辛湊以雲浦迤自沙津乃有
洲嶼宛彼中央岵嶸其石檀欒其篁波臣所依谷王
所標歆雲洩霧雨順風調訖主張是顯顯陰功凡民
乞靈祀事必崇何辜于天而值大旱無土不烘有草
皆曠曠我白里毒實其于靡稼靡穡殆將盡劉司牧
有責違敢諉假請命羣望曾不少暇厥聽藐藐猶未
知止庶幾邀福申命古土精虔必芬辭竭旨稷質之
在徇冥感可卜油狀沛狀一澍四境克贊天明不慰

后聖終底有秋其賜則大母曰無方人且永賴

社稷壇三度祝文

伏以社曰田正稷曰穀長天以象示地以壇享匪土
曷立惟倉乃生皇皇厥勳寔庶於毗母我邑小亦神
攸尸比歲無享其永錫釐何辜今人丁此旱甚邱山
氣暎湖澤膏噤或執或否載膏旣旣若已推溝猶欲
是拯顧德不類誠又罔假于靈乞濟遑敢安席歷走
羣望秣益燭熬窮而反本噬將三號爰圭其饕爰苾
其醴虔精蕝事北牖之底庶幾宜感監下有孚請命
昊明收効民蘇甘霖一霈惠澤白里光輝二戊不亦

樂只

法邨祠宇移建奉安告文

維漆于南久矣室極不有善士吾黨曷式於皇 諸
 廟化洽人文譬彼春煦陰谷咸薰爰瞻嵩山公肇
 篤天經東輿紀實終古餘馨逮星主孫高公為學以
 誠方喪直養本立道生時維柳下柳公必源惠源寔大小連
 義形單闕所存驗焉倚茲四賢克牖羣蒙烏頭鼎峙
 圭首穹崇之相後也若是班乎長弟報股公議非誣
 日月詎幾堂室遽圯舍舊圖新偕二三子厥土伊駢
 其位孔陽觀聽喜聳濟濟翔翔載問吉良用蕙芬苾

英靈如水噬肯來謚

外六代祖遠慕堂門祠銀溪配安告文

恭惟先生天質之粹大庭有承一翁是軌于親致孝
 生死必禮居廬歆粥參廟蠲饒哀哀孺慕八耄一日
 慈忌大冬竟以齋切龍蛇之難南士并倡接濟天兵
 幫助義將狂寇再信家先北原雖遠廣濟猶獲獨全
 其初為學非聖不讀小學家禮心經思錄亦粵六賢
 像贊在茲端居儼若尊聞行知大者既立敬之尤篤
 口耳出入陋彼術鬻乃早辨奸乃急周貧而潛不耀
 而屈不伸常調特贈曷足輕重天監積慶裔昌賢眾

文章行誼微直科聲靈根醴源考祥可徵人亦有言
咸所矜式宐報于社奈禁于國爰思故家三別之一
攸據有禮豈患無律門而不鄉私而酌公合族同辭
奔走効功祧舊廟新幸哉今休於焉一氣可服伊疇
卓矣銀溪曾孫之肖誠孝悌恭遠大高邵中年輟享
令甲攸限遺恨在是縟儀敢緩辰良日吉壯奠東配
有來盈庭詎不聳慰牲肥酒旨且潔幣腆自世無教
願言歆薦

兩丁祝文

資父而師移孝而忠學篤行簡永世其功遠慕堂位

趾美曾翁傳學念門維孝維悌遺澤在人 銀溪位

金健齋 贈承旨父子神主移安告辭 為翁孫 得麗製

伏以道學忠烈承以孝子殷及而孫靡續靡似神主
累遷外裔香火于今幾年行路涕墮諸宗仰籲 先
后俯矜翁孫是命我考攸膺代序雖闕祀事有歸而
勢之闕而心之連在再積久幸又申告官查既畢
朝令乃督捨社于南情禮亦空酒粟之薦尚肯歆茲

西窓金公 起河 缺缺 祠配享告由文

伏以赫赫雲翁 金雲 江啓 冠冕湖南師河友棠遺澤猶覃
倚歟先生再傳其道合浦故家 昌原 貫 臨汀舊好 其先 祖瑛

與松江好天姿卓爾一世空羣暗記江鑑驚動師門十八
發解有激旋廢矯矯五龍枕長衾大因心以友孝為
之本庭闈唱喏志物愉婉既廬于墓亦歆其粥百行
孔備而學之篤遺經滿架誦非聖言恭惟大易寔其
一原理氣象數敬義誠明反諸心性體立用行於皇
孔尼厥攸晚善千年海左廓獨究此周圖邵書程傳
朱義仰思俯讀不知老至發之篇簡日錄詩集凡幾
萬言自根而葉稽手以往其庶達善三朝自晦愔
知者鮮雖知者鮮有聞則聳西窓西亭眾口咸誦官
都御史母曰子貴不食之報天以是慰惟此社祭議

自庚戌遷延未就亦多歲月鄉邦慨恨士林嗟咄於
焉再起理無終屈治主膺會左右諸賢日吉辰良有
來踴躍明靈炯狀永世洋洋默佑文獻無射一方謹
告

兩丁祝文

通經之學乎物之孝一方百世永報遺教

貧井祠四賢奉安告由文

維古之浪蓬海毓秀汝南先賢益部耆舊揭揭文貞
金公山斗終古有金崔孫咸本是祖乃瞻完山殿直
崔公繼成處庵廉退高標孝旋美談名隆聖世祠

別道洞人文漸宣後出滋衆猗歟貧邨金公錫良文貞故

家既交擢巖李公若水亦友慕爺金文敬安國居憂盡禮鳳縹

鴻冥南冥有銘戊己其英嗟哉密陽孫公弘績寔咏歸肖

作僚安史安公名世竭節 仁廟胡芭績鑑于涓返觀百

世公議文成可信鬼乎石溪准公命龍曰殿直喬龜峯識

高守庵管異半翁托道沙老許師錄列東臣胡不褒

茲允矣守分金公湍貧邨曾孫悲聲義旅投契九門清

徹 黠纘恩洽耄倪春堂一言邈焉攸稽煌煌四詰

殷殷一鄉時雖蚤晚心豈圓方風聲所叶光跡胥聯

參諸一賢無或間狀青衿錦帶不約而會東西兩并

南土雙配日吉辰良牲充酒旨庶幾無射永佑仁里

兩丁祝文

崇孝友仁穀恥家食高風篤行有報無極養邨位

孝陵有臣良史維鉞一屈終伸永宥芬膺道峯位

壯學淵源南土津梁不峻贈庶顧肥鄉石溪位

臨難奮義槩苦冰清儒宗所與曷不虔精守分位

道峯孫公追配告由文

粵管詠歸際我 宣陵摘藻龍鸞步武蓬瀛東輿紀

名賜畫畱跡英英畢齋實并華國二世有肖先生之

賢端莊忠清天賦其全亦敦于孝廬粥兩啜長枕大

衾餘力文章矯矯四龍迭耀洋宮申以大闡蘇醉是同纔入槐廳亟躋翰苑有美故家不忝峻選既進待教爰兼記事南毫董管在手有焯時丁乙巳中仁繼陟政出簾中禍起殞側揚揚四好恤恤三冤孤舞鬼嘯日暄天昏安公我僚直哉職耳同心策書二十四字金匱石室庶副名山誰續武鑑如戊午朕周年渭原竟以柩還竭節先王死亦何報明明昭敬石潭是從劄逾四十討匈伸忠百世公議一編野錄鄉邦聳欽滋久滋篤眷茲桑梓二賢有祠先後四哲齊配孔空衿紳濟濟邊豆楚楚靈其永妥無射

斯士

石澆崔公追配告由文

赫赫明明宣運丁隆萬奎耀壁朗文化大扇陶河既逝粟牛乃起有龜有青亦羽翼是壁彼宮尚大小和應士生茲會不抑光幸沙翁繼之道仍休明其始遇誰曰我先生完山故家浪州中世直學文獻彌遠彌大厥考丹城已遊陶冥伊臯伊志夙肖于庭初師李氏又學申公經書子史于易益通既避汝立旋拜牛老行朝倉卒見許吾道終歸于沙金馬三席盡究栗傳自是相得莊肅其容明白其論孔顏朱蔡何

知之既送推以師歸重甚至哀哀卷予實銘于隧原
其篤孝大者先立發諸誨人功澤普洽如天假年俾
踰六九春并驅疑亦何有而窮在下而聞無隕錄
列東臣何褒之靳于完已祠矧茲吾浪殿直處庵允
矣配享四賢是借多士咸奔洋洋水地其永佑文

井邑縣李忠武公遺愛祠兩丁祝文

功冠海東澤被天下桐鄉遺愛曷又忘者

栗泮沙邨張公父子奉安告由文

伏以岳彼南嶽雄鎮龍城益耆汝賢相望毓靈爰有
張氏自漆而東廣評故裔僕射遺風巍巍栗泮乃光

于續童已斬角老則韞王學以自貴孝而彌章伊喪
奠祭一稟紫陽廬墳授徒範家敦典五辭三就卓乎
隆萬猶憂國事夢徵葦寇高山百世尚可如觀詹言
過庭曰維沙邨見知王翁私淑陶門文原灑噩詩軼
唐宋太極大對九驗有用其殆試學反忤當路九死
迎 鑿一養投組時丁廢 母志寓游仙儀刑後生
亦莫京焉撻茲兩世幸哉一家公評所存罔間邇遐
鄉邦俎豆夫孰不可雖方有禁寔是無奈翔翔錦帶
合謀如禮日吉辰良昭濟穆配人情克愜神道孔安
左右奎運或肯惠我

兩丁祝文

禮崇孝篤樂行憂達遺澤不泯斯報之歸粟泮位
華藻正學秀韻貞節餘慶所及允矣仍沙邨位

石泉金公亨進廟祀墓修吉祭文為金興龍製

於惟我家自尚而靈主聯組襲有赫厥聲中郎領樞
益大其門葦氣永廓不抑崇勳於焉六傳爰復得公
石泉澄心金烏矢忠時丁萬曆壬辰寇深湖南保障
孰可與任維趙文烈起義于熊沈沈七百公赴其中
琅城既捷錦峽彌厲風衝鼓死地踴天涕中權一摧
眾無人色而殉如鴛莫離帥側哀哀復天燁燁射斗

民彝所同曷有薄厚公初投袂雪泣辭廟屬子守墓
惟孝是詔至竟成仁子慟羞下魂無不之豈曰虛竊
遺衣遺髮亦祭于家幾時身闕異日黃麻莽莽戰場
已極光榮 列聖褒隆多士禮精既塚既壇伊雲伊
尤兼山之銘亦足千秋公則何憾家乃不昌圭鬻僅
承泉塗或荒及茲祧期增厥感思奉主出龕若違容
儀卽瑩而瘞百拜何極離離宿草仍又封植是安是
安無崩無毀垂麻降祐罔間遐邇支我宇宙樹我綱
常顧我衷情頹我豆觴

金堤雙忠祠故府使白公奉安告由文

國朝
伏以維碧之壑水遠山長胚英輝偉為 國家光魏
魏白公生值 明季忠孝既篤文武亦備初登虎榜
旋際金墉低徊壯堡人訛我容 長陵靖社乃奮其
翼琅城之 褒潛谷之力湖西暨南因督水軍纔莅
平州尋赴義原 王言錫馬民胥閣碑雄風惠澤一
世所知哀哉厄會天地丙丁金氣七重 王趾孤城
公時奮袂海鎮斯兼秋毫不犯師律孔嚴及至雙嶺
竝偕三帥崖雷助威嶠虎成勢陰風遠育白刃當身
於焉一斃克成其仁彼微黃禪亦殉其側誠驅義感
士以收得三田媾成亞卿 恩贈倚歟尹公實共斯

命誰書崇德毅魄其恥生同死同自足千祀於皇
肅祖美以奎藻滔滔血淵過者增悼顧茲旌謚猶待
來後桑鄉一區可無俎豆於紳載聳祠院初完其負
滄津南挹鳴山邦禁莫沮士氣有養東西二位儼乎
南向洋洋永賴翼我 鴻祚明靈不昧其庶我顧

兩丁祝文

身捐死壯功著遮南曷不崇報其永自今

藍川祠安勿齋孫寒溪追享告由文

伏以粵唐帶山雲亮桐鄉慎齋缺馨憂叟流光赫哉
粉里松統是擔明新主一溟谷參三有倚文烈既配

南院屈指同門亦多名顯堂高遠慕詎止家祭銀溪
所肖其逝百世疇伊臭味曰茲一老一老之生天賦
忠孝煌煌勿箴平章舊訓號號寒流詠歸餘韻孰學
靡行訛智靡慮憂時憂國實並有素歲直龍蛇寇深
湖嶺南京一城最急于警天容日表石室金櫃藩臣
殿郎若為未避僉謀幸叶福地纔得人思崩潰士之
扶翊莫風毅氣自助三帥於焉應遴往偕九死懷忠
陪衛竭力奔走龍臺極天飛岳撒斗彼以朝神我以
臣節彼于隣寺我于巖穴一暮方陞重移而吐牙州
告權鶴城獻策申徵趙攷川 啓谷疏偉狀始終寵

書非慕鄉評永耀儒宗特筆忠祠之賸薄言旋撤不
死者天衆心咸愔乃顧藍川樂莫斯樂治主以躋日
吉辰良一堂四賢神聽洋洋淵源有自惠祐無疆其
或不昧監此牢觴

兩丁祝文

一翁之徒八箴之二國難身輕終古酬忠勿齋位
承風一齋趾訓歸亭臨危効力永歆清馨寒溪位

高啟月濟精舍四賢兩丁祝文

文靖的源天淵餘韻曷不隆報易道攸訓壺巖下
公位
如純之正亦孝而忠一命何與有旦斯崇仁川下
公位

師高派湛絕好首義桐鄉一方永主祀事霞谷鄭公位

河門私淑龍窟碩畫三賢一室終古遺澤翰嚴吳公位

金堤仰青祠初號雙忠安兵使奉安告由文

伏以茫茫碧湖宛宛鳴山儲精毓靈蔚有偉觀卓哉
安公竹溪華宗失怙承恃移孝矢忠于城大器夙聳
巡撫聲名所誤薄謫龍府時丁海氛 蹕渡清泚徒
中奮跡苦肉從 駕既投帥闔旋歸藩臬格賊自效
虎榜爰列譽微 行宮符屈防將俄赴巨濟賊衝倣
當桓桓忠武統制三南人慕五年殲敵一心船舵創
智豈日期後波亭血海功在萬口逮移旌營又捷露

梁天星有隕鼓桴彌揚元戎喪秘清酋身免 天兵
國勢一舉兩奠知我者以褒我者誰勳歸都督義著
忠祠有美梧沙公議不死三為水伯一陟湖帥昏朝
放歸匪罪何恨桐溪一言惜其老擯 長陵改王彼
斥猶爾蜂目之亂喜有賢子哀哀丙丁八耄壯首行
逢鄭李坐策城島老而益智言乃竟中前瞻後顧其
諷伯仲崇禎載殉大樹仍飄從勳一錄亦甚寥寥原
公壯蹟實本誠字名亞德豐迹留鄉榆雲耳不振象
塚無銘嗚呼可忘終古其馨衿紳合評白尹同享英
風遠略尚息蘇浪日吉辰良有格洋洋辭以侑之逝

顧籩觴

兩丁祝文

一艦殲倭八耄勤 王精忠大節窮宙彌光

武夷祠朱子奉安告由文

伏以天包地轉人化如鹵氣質心性有聖有賢唐虞
既邈洙泗最盛偉哉孟氏雄辨挈領千五百年乃有
周程於焉繼微桓桓考亭星奎舊氣井虹新慶會通
諸賢集成羣聖一敬始終大本攸在發諸事業衣被
萬代前庚後庚寔顯其光不遇故遯命也無傷雖百
紘嘉只一蚋鬧凡民秉彝孰是靡好趨之則淑反之

則應崇之則夏庫之則秋芒芒宇宙成効可稽斯天
生德亦天命世春秋報享薄海敢忍道之東矣放仰
彌切自彼麗季迨我 熙朝斯文大闡遺教永昭家
傳戶誦父事祖視一片乾淨知有朱子陶亞河真粟
幸尤聖師之信之極天無竟遺文日月遺象山斗旣
祠旣院于何不有邱名河之厥攸取者詹言王西九
曲清瀉崇崇武夷巖巖鼓樓倚倚竹林亦邃而幽樵
談技諺伊古匪今卽此興慕人所同心一倡一和咸
曰祀空地固非偶時亦有期神天克相佩衿胥議爰
同太學克成大事魏魏有躋赫赫其臨辰良日吉豆

頌齋蒙

卷之十四

祝文

十四

崇禭深箕疇所施孔梓所擬氣無不之母我遐正竊
我休運昌我英髦千秋一域享我膏肓

兩丁祝文

孔仁孟直周幾程敬雖鮮亦闕惠我其永

大井

古

王輪

德興

先山歲一祭祝文

歲一祭家禮有其文而無

祝寒水齋集始倣備要墓祭祝文翔成有云禮制有限烝嘗已替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清酌庶羞敬伸歲一之薦尚饗自丁亥以後隨時修用今因大兒一漢議改正新式如此庶幾先世德美略

親誠族睦壯別南宗今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清酌

庶羞祇薦歲事

八代祖考從仕府君妣全州李氏之墓大井東崗第一位

孝致奔喪壽躋承

誥府君妣康津金氏之墓王輪

東崗第一位

德著承家智炳避地

六代祖考命正府君妣麟李氏之墓大井西崗第一位

篤行能詩孤忠奮義

五代祖考安鄉府君妣全州李氏長興周氏之墓大井東崗第一位

二位

孝烈有媿香火靡傳今掃先塋不勝感愴謹以一獻

祇薦

六代伯祖父學生府君配全州崔氏之墓王輪西崗第一位

天潢派絕我家祀托今掃先塋不勝感傷

以下依上

叔祖父金坡令李公配靈光丁氏之墓王輪西崗第一位。歲一祭用十月上丁或上亥定式也如有事故不免推移則中丁或中亥及仲冬隨時改稱。節祀祝式正月初日歲律既更或曰青陽載回寒食口雨

頌齋

卷之十四

祝文

十五

露既濡端午日時物暢茂秋夕白露既降蓋九日則
無墓祭但據今曆須閏在七八月以前狀後秋夕稍
熟方可以勝祀否則不若用九日耳又按四名日俗
祀既有國家山陵之禮則士大夫只當殺其半用
寒食及秋夕
或九日可矣

祭文

祭外姑文

丙子九月

維年月日外甥箕城黃胤錫竊伏聞外姑孺人張氏
之匱將以來月十一日啓省權殯永歸于元堂之本
宅謹昇不腆之奠來哭靈前而侑之以詞曰嗚呼痛
哉嗚呼憐哉孺人而止於此耶孺人而止於此耶天
胡賦之以碩大難老之質而不遂假以上壽耶昇之

以慈祥無忤之德而不遂降以介祉耶雖其不知者
論之若或可謂無憾而使其知之者觀之空存于流
漣而不已有尊姑有君子而既與之先訣矣有一子
有四女而亦既與之相棄矣非曰貧窶而抱隱憂以
終年矣非曰天闕而屈長算以即世矣况乃承祀事
四十年無所傳其宗婦之重避癩氣四五月終未卻
乎二豎之崇中堂琴瑟誰使而和也中廚酒食誰使
而議也四指之孀姨何所於慰安也四淚之弱姨又
將何所於撫字也而齧興之遠離與藥棘之尚穉或
不得奔走而洩哀或不得蘇毀而盡制則以孺人乎

日之心安知不既舍而猶視而親黨之失依仰姬御
之靡沾被以汙於弄隸童孺之微亦莫不追慕於斬
矜之比是固天道之茫茫抑神意之難諦若胤錫之
以外甥自道而無間於天屬之親者又安能不爲之
慘沮噉咽垂半歲而不忍置也耶嗚呼痛哉嗚呼慘
哉人亦有言女而士也維茲之稱古或有而今未睹
其可擬惟孺人生卽孺染乎名父長則歸配乎忠簡
先生七葉之適嗣爲女女爲婦婦曾怡愉而婉孌爲
妻妻爲母母又雍睦而仁惠非夫淑女而能如是乎
非夫有士君子之行而能如是乎故其言若訥訥而

聽之則諄諄體若退朕而望之則粹朕在內政寧以
寬而不以猛秉中心必以誠而無以僞待人則無不
得夫歡心應事則恆不失乎和氣至若世所謂婦女
之檢押閨閣之猜嫌鍼線之誇矜釘釵之侈美人之
稔之大約說不曰常事而顧於孺人雖欲求其彷彿
而竟無有乎一二是其潛光隱耀不出乎中門縱于
今五十有九禩而後有修列女之傳者必將攷德於
茲而庶幾乎百世以俟之矣使孺人而丈夫也其所
成就殆亦秀出天外不可梯及之類豈惟稱說於鄉
隣又豈惟儀式於張氏丁氏而止也嗚呼痛哉嗚呼

惰哉幽閑之性莫孺人如也則空享於康寧柔嘉之
則莫孺人如也則空膺於昌熾凡人間可樂而可說
者其有不於孺人乎竚企而畢竟報施一何如彼其
相齮耶屢哭祔殤貞元之暗鑠恆怕痘警思慮之最
費兩世終鮮而又重之以一卵矣同氣無多而乃貽
戚於後死矣長壻歸泉則向日之悲傷無可言也李
壻登朝則他日之榮華有未逮也若夫老境心目之
娛寧復不在於含飴分甘之際乎而環顧膝下初未
有一乳兒呼以爲祖妣呼以爲祖妣而加之以外字
者乃亦在於相望若歲或至之地若是者無之無所

闕有之無所補又何與於報施之理哉吾於是誠銘
愕而訝惑忽不自知涕洟之交墜也嗚呼痛哉嗚呼
惰哉念晉戊辰之春胤錫始以子壻禮見孺人於內
第矣當是時一愚蠢耳人未始謂我以可妻而孺人
之於我也拳拳焉不少替方其乍畱而去也將之於
庭及其久別而來也逆之於位音問相續則喜動乎
眉睫候謁稍疎則思發乎寤寐斯雖愛之深遇之厚
而亦猶近於時俗之常例也至其以疎迂爲可恕以
拙訥爲可恃知其不失身於聲色紛華之玩知其不
馳心於功利波蕩之累以其名則姑甥而以其義則

儼狀有古師友知己之契夫豈輒近之所瞻矚而我
之於孺人也敬且慕由是而益摯誼無外姑而我視
之如母誼無外甥而孺人之視之也如子蓋自初至
終忽忽八九年而恩禮之篤期望之隆果不以一日
弛焉矧惟閔我家之單子而恐嗣續之或少念我親
之衰老而懼科舉之或躓苟可以利我者則雖以彼
巫醫卜祝之冗瑣亦必俯詢而不憚乎勞勩推是心
也又時時波及於吾姊則此于孺人固知其為鄧林
之一枝泰山之片石有不足以是而輕重而在我之
受賜而為感者當何似也嗚呼痛哉嗚呼惜哉胤錫

病矣室人亦瘁矣成親五六年雖幸董有一兒而水
土之疾又或侵於榮衛因循荏苒無殆乎鼎器之頽
弊而惟龍之吐水清山邃比海鄉嵐茅之窟不特星
淵之異則孺人之勸我以移寓者信乎有深意也我
之諾諾於是舉者亦見夫依歸之有所而不但為一
身之私計也徂茲甲戌春婦子以來其志未必專在
於晚時之調護而經營商度惟素愿庶遂則自顧亾
狀雖非離父母遠遊之日而一往一回亦應多暇乎
榻外之趨侍誰謂轉頭之頃人事之嬗變已不知閱
幾魔戲而沈凝厚重之容過順樂易之辭不可得而

復致矣咫尺隣居雖欲上而何以綢繆親情雖欲訴而何以徒觀其素帳之寥寥也玄夜之幽翳也而一木已斂九原將閉殆未知孰尊姑孰君子而曩所鞠於懷抱者將亦相忘乎我爾在一家而猶狀又并有於子婿人生到此吁其喟矣吾乃噉噉狀哭之於靈前者無或昧於死生之說乎抑或由於心有偏繫乎嗚呼痛哉嗚呼惜哉吾雖無樂乎此日而猶記前歲之八月也病而歸自求禮百里之外勞問者何人數武之內倚仗者惟弟而門前馬上即煩孺人之躡履舍皇扶入此已勤矣今其舍我而何逝乎亦猶記夫

九月之再省也漫復與仲建而相值委曲慘留此又悵矣今其舍我而何逝乎豈厭世之溷濁超輕舉而遠詣也將左右請命於媿姜永以佑於昆裔也不狀以我之知德而罔報也雖叩之而不起乎不狀以我之總盡而未弔也雖卽之而靡睇乎既道塗之遐邈時又丁夫妖沴違供養於無恙阻往臨於不諱伊斯恨之無求亦尊靈之所或揣何形影之頓絕徒使我而歔歔倘早知其如此又何忍不重拜於歲始嗚呼痛哉嗚呼惜哉秋日今苦短秋風兮高鴈對節物之蕭索增我懷之如醉縱抒情於毫楮實歷血於腸胃

鳴號兮奈何但有隕兮如水苟讀書而飭躬又子孫
之無置及哀胤而借勉庶無孤於恩誼彼非物之載
薦亦令凌遠誠之攸寄如幽明之相感尚其來鑑我
之可擢狀其動若狀亦以狀字為語助也嗚呼痛哉粹狀二字粹在狀上係是叶韻柳文鶻說其立

祭漢湖先生文

維五十年歲次甲午七月壬子朔初七日戊午即我
雲叟先生大祥之期也後十四日壬申門人越松黃
胤錫阻水滂乃至敢薦薄具于墓下因竊僭附思嗜
之義倚朱子祭延平遺韻而侑之曰嗚呼痛哉朱道

既東賢傑代興遙遙厥緒或絕或承偉哉宋氏時靡
與俱一直之託永正士趨於先文簡亦所歸宗知言
願忠信美家風天未忘世繼以吾師樂有私淑英氣
傲資其人自近其究盡微夙已高鶩胡彼殺機流離
玉成彌歛彌彰剛健篤實晚受輝光誰假我範蝕經
之蟲維紫陽訓表獨折中出處有防循是綽餘于身
與言義豈差殊石郊其往庶幾昭融若行而廢冥冥
太空當何拜嬖妾未分明甲蒙先毀戊章終成觀玩
所存曾訊我知桃符四言聊且以嬉旁議 華廟魯
史乃尊顧戒無辨將儆眾昏其冉于南為養就迎爰

老而傳惟古是程來者益進猶竭兩端云胡微蠅醫
技遽殫嗚呼不憇而竟止斯七十加一夫孰使之茫
茫大化迭相盈虛生如有立歿為不徒既順且寧曷
計短長雖困亦亨曷計窮通矧茲陽剝殆凜一綫允
矣有福先期歸全遺言滿國道豈無傳斯民不祿可
怨者天嗟嗟小子及弟趨拜益我家學寔尤農派先
子論世先生必先王潔山峙既觀謂朕厥初書託敢
忘斯志即溫聽厲觀感周至槐風滿院江月涵空媿
媿講誨出入靡窮人物辨透聖凡論切神真一吟最
荷鞭掣學而未能十年于門內外賓主稍賴有分豈

遑浮沈偶被收 召慰以貧養申以將詔曰得非私
朝廷命之忠實二字首尤可知雖在奔走恆恐失墜
父室纔權師訃奄至迢迢兩地漠漠重泉覆按稽書
夢楹其天而疾未扶而襲未舍古執年荒始終多感
哀哉哭虞徒爾制期茲後徹坐窮宙之悲拙業焉卒
非與是執夫何為者靈或鑑意嗚呼痛哉尚饗

祭外舅姑遷葬文

維年月日外甥中直大夫前行司圍署別提鄂州黃
胤錫竊聞外舅珠浦丁公外姑吳城張氏之柩出自
元堂舊窆將移奉于小山洞先妣之次謹遣長男一

漢隨其到日具薄奠揆文而哭之曰嗚呼哀哉維晉
乙巳國有人焉湛初見幾游乃請診叶崇崇三賢退
晦猶慚君臣大義微是說任叶原游所學魯史星日
夙辨芻蕘晚疑真出葩翁之銘 寧考之謚千秋在
後慕四其世叶孫承以蓼錄典是讓公惟家嫡天賦
倣儻其少橫驚不拘于小志豪力雄盃海垵嶠薄言
旋戢齋曰四友揮絃自宣壺則有酒蔚彼同堂從父
邇止于神亦敬矧伊齒先叶降及羣弟咸我攸悖詩
筒基局過從相存人無於歸處以塾師衣衣會會匪
直爲兒永念宗祀粵有君道先兆事鉅實詢泉老庶

幾一命光此故家南嶺其蹟終奈天何齊志以逝哀
哉已卯兒生也晚時娶而貌恤恤孺人恩勤與共有
淑其德女史之彤叶於先僕射厥美無競詩留東選
節著南幸羅麗以還亦越名父遜于辛壬觀者舌吐
閨門染訓允矣柔嘉安壽而祿竝其攸媿叶胡不百
年而先三歲胡不萬孫而敝四禩叶天之難謀地亦
無靈哀哉一孤曷其有臧叶曾未二紀乃從新卜旌
翼之出若儀在目親媵畢至載先載後忽復修夜將
莫之觀凡今行路沆舊遺耄頽仰聲光疇不涕悼夢
夢小子辱甥于館受知無雙奚取淺窳偶破收 召

爲養而仕因之助祭邦典可以同我室人願掃隧塹
深誠未遂鉅創還纏苦由不死白首田間有跡兒女
粗奉慈歡世之相忘命矣何郵樂天安義恩或少酬
顧此婦病舊所貽感羸瘵既極無幾歸覲設如冥麻
俾畢婚嫁根孤植弱竊有所者叶行矣貳身亦經抱
憐追惟甲戌亭瞰池蓮在渠矣識隱約遺蹤明靈未
昧一笑其供悠哉壤血肉相禪人無似續物槁何
辨嗟吾舅姑餘慶理必捨舊趨新自何而吉山崩鐘
應毋以靡徵亟訴游祖君婦有孕叶爰弄之璋又昌
之門雖茲外裔獲與幸云一念攸通寐發誰咎違曰

未躬祖晨如隔情多語蹙有隕泐淫其來無射克鑑
我心嗚呼哀哉

祭杜湖趙公賦文

嗚呼哀哉公其捨我而何之豈羣蒙佹佹終不足以
有開耶將一世焚焚終不足以有理耶宗公者善類
而今無以覆疇矣忌公者匪人而今無以懲畏矣蓋
自我默翁先師乘後學以來承平日期待之殷而任
一柱回障之重者吾其捨公而誰耶一朝不愆天寶
難謀彌年不忘神必是監未知踽踽其慟時耶否耶
遲遲其來勢耶否耶於斯二者公或有以處我矣嗚

呼哀哉英賢之作豈偶狀哉進之尊主而庶民退之
明道而善世其跡雖若不同其心未始不一三代尚
矣降八代猶徵則以宋朝言之東都之程張馬呂南
渡之朱張汪劉是已以 本朝言之前古之牛栗思
松悅近之尤春文老是已不有裏者其孰為表不有
主者其孰為賓以其相求而相須曾無朝若野可別
而先師尤有盛焉蓋不惟得公而兼與伯公而得之
則我 聖上壽考作人之休方可占矣不幸十數年
間伯公蚤退公亦不能一日安於 朝而先師歿矣
公則繼之于進于退并未免遺誠意乎陂往復氣數

使狀而當狀必狀之理反歸於偶狀歟嗚呼哀哉近
六句非折也儕七命非卑也有二子亦非少也獨吾
所以涖淫而未已者重有以焉公嘗退自 經筵也
為舉一二以為兄弟包乎長幼孝悌本乎行仁而有
人焉喋喋狀務及於明訓賴 聖學高明不以愚言
不可耳吾輒率爾有言此公師友淵源之漸不可誣
者敢為公賀使公一進再進浸有以啓沃則 上意
亦必深人而東國其庶幾乎矧今 明兩代照 睿
學天縱萬姓延頸羣彥翊講太平萬年之基將自此
再鞏而環顧位著公不可睹矣為賓為師竟何人哉

是公一時之屈伸雖非一身之戚欣而斯民無祿亦已極矣安得不使我一慟而三叫也嗚呼哀哉昔我先子在世而潛微公知德幾乎泯矣爰自考巖之會始出入門墻者今幾年哉顧茲氣濁質駁大不及恆人雖以先師大學之誨兼公要訣之勗而因循荏苒無聞而止耳若其心傾嚮如斗于北如岱于東未敢以歐陽氏妄擬於公故亦未欲以三蘇家自擬無殆不已癡乎忽承之而筮仕因爲貧而求養公固爲之喜之矣既不孝而失怙遂無力而權窳公又爲之隱之矣方其奠先師而歷謁則猶拳拳時義乃至祖月

朔夜之夢復示警以廉隅公之於我不亦無間幽明乎而疾而不及養而葬而不及送恩深報淺無寧無言惟大哥之令望公雖逝而如在倘歲寒而交勉亦公惠之有卒嗚呼哀哉尚能爲我一莞而舉觴耶嗚呼哀哉

胤錫承公訃拘於疹痘未及千里致奠今年正月初一夜忽夢候公于桂山則公在闕內直中奇書云子若遲回不去人必以爲求仕不若速歸之爲愈也若公平日恆以義理相勉而夢亦如之不意今行被桂坊牽復

纔入城已遞回思夢中所教一倍愴狀此公
大小哥所不可不知者拜志之哀哉

祭亡室啓殯文

丙申十一月

維年月日禦侮將軍前行 世孫翊衛司翊贊黃胤
錫竊以亡室淑人昌原丁氏出壻之期尅在明發將
期二兒哭從以十六日申時永窆于淳昌郡西北福
興廢縣柏山盜峯之陽茲逮啓殯夕奠斟炷而告之
曰嗚呼哀哉自子歸我二十有九年矣空使我情重
而義篤自子違我六十有四日矣胡使我形孤而影
隻嗚呼豐碩敦厚子之質也孝慈寬柔子之性也生

而爲父母舅姑之所愛歿而爲姑叔妯娌之所戀神
天有相豈不壽福偕老而一病卅稔其毒如讎中身
五旬其限且歎回思吾二人庭闈齟珣之願山海負
戴之約已矣已矣此何理哉微我窮命子寧至斯嗚
呼人生兩間血肉相媿我與子居凡幾子女惟豹與
甲先子慟之暨貴之殤子九慟者其餘有四或成或
未指僂悲歡情之常爾何子於貴因之疾殞若我大
媳胎已七朔縱令璋牀其忍獨自慶諸嗚呼悠悠大
化生必一死終古皆朕我又於子何恨顧我母氏八
耆年尊而乃爲子哭之祖載我心如割何特未嫁者

可哀耶嗚呼二柏穹穹一盞巖巖福之三山茲可擬
焉今子先歸虛一位有待哉其西我少也游焉其西
南維我妹也家焉亦粵其東頭流浮天子試彷徨可
慰平管泉淇之思于是安焉社我四雛嗚呼子其行
矣將訣于穴辭窮情溢子其鑑之嗚呼哀哉

乃退定于盞
峯之西坡

祭湖巖安公致宅文

嗚呼天乎其不欲大庇我親黨耶不欲永式我全湖
耶不欲終裨我億萬年 新化耶不朕以公之孝悌
清修忠亮者造之盛胡不百齡奄一去而莫我借耶

所謂天者將至是惚恍窈冥非可湛而可訝耶嗚呼
公乎行足以通神明智足以周事物言議足以參宸
鉞辭令足以代綸綍凡若茲者非親黨區區之評乃
全湖眾口之所同也非直全湖為狀殆亦識與不識
推半國而是通也則公在世雖不幸不得進而為
而其風聲所暨猶當利益於無窮矧今 朝著清明
想望方殷吾 王之側可無一宿德如公之人乎夫
既降之而乃放之吾誠不能不一慟三號為天而強
貼也嗚呼梁棟折而一屋無以為極山嶽圯而闔郡
無以為望著祭亾而眾蒙無以質疑而為稽彼哉薄

乎倫紀者何所憚而反敦在乎科宦者何所憚而退
戰婪乎財賄者何所憚而不至於遂迷若小子返駮
狷滯年五十少一而不知化者果且何所取法而庶
幾分寸之攀躋耶豈或天厭其陋不復畱公命提耶
嗚呼小子尚忍無死也哉管先子與公相歡也公固
處以道義之契或面或書一往一來凡諸事理不相
講者幾希是豈惟外氏三從曰兄而曰弟乎而小子
有生實始蚤緣受知益相親猶父而猶子也滄溪之
譬雖愧辱獎華陽之贖卻感動旨使其賴天之靈究
竟卒厲則安知二爺所嘗期待者不遂承受一二顧

乃老孤露無聞若窮塗俛俛歸何黨矣朕其一念瞻
嚮不翅曉天星斗而去冬以來尤有喜於稍邇方將
宿眷拜牀追謝虛枉卒圭首之惠申黑腰之義不亦
少慰此心哉而不意其一朝而哭公小子於此益悲
天之我棄也嗚呼芸芸起滅固非大尸反而觀諸曷
為公悲公壽而七十六矣公貴而下大夫矣其終也
子舍則得正於歸本矣其愛也鄉山則猶附於首丘
矣五福備矣萬事畢矣順矣寧矣公亦何用戚矣惟
前秋之矢我指今月而西行臨 孝明之練期晞愛
伸夫衷誠先三旬而大暮耿九原而遺恨如靈爽之

未沫涕涔淫而既隕狀 龍鬚之在天想有 命而
 奔侍分微涼於闢戶象平昔之盛際爰咀筆而執簡
 并羣老而周旋頰家人之吡泣曾不滿一笑之榮狀
 嗚呼小子悲無益也無涯者情猶莫抑也根孤植弱
 不如死也紅纈已竭說我有也英英二郎尚肖公也
 亦粵諸孫正于蒙也憐我愛我及我兒也奕世追歡
 毋以離也二爺嘉之質在傍也於以俯歆公樂康也
 雖壯其反而戀南也思嗜我辭卒肯鑑也嗚呼哀哉

昨午十月余兄弟為管窆山地在淳昌福興未
 歸安公自清州南歸也歷訪不相遇畱語大兒曰吾
 讀九庵太極亭詩詩曰有物先陰陽卻在陰陽裏受
 把廉翁無要提黑腰耳其黑腰者不省為何等語待

是翁歸必以轉示出處也其老而好問如此益朱子
 語類六十四卷論中庸第二十七章云如陸子靜天
 資甚麼高明卻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
 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闌翻極是好聽
 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卻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
 闌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著又一百四卷
 云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
 是他那不說破處所以不說破處是禪所謂鴛鴦繡
 出從君看莫把金錢度與人他禪家自愛
 如此其曰黑腰子即下文中間暗者也

祭巨山合墓文 庚子○巨山合我從在祖妣李
 氏考也墓在木川能巖里西北

伏以太支四葉振振其德維茲下邑玄宅所即雲
 來散落遯矣湖外香火久曠行路亦涕嗟惟無狀九
 代自出永念恩謚曷忘時日偶爾叨符彌切感慕於
 焉掃阡嚴飭奉護監山前則祭水湯湯二百餘祀俯

仰洋洋爰修薄奠敬薦微誠其無罪悔願言昭監

祭大媳文

庚子三月

維年月日病舅山雷翁方侍大夫人慈座重有二旬大病不及快既先送季氏歸旋復舍哀胡草付一奴追之隨其到日令大兒一漢因奠哭告于大媳錦城林氏之靈曰嗚呼我家尚忍言哉庚寅而季氏哭元配辛卯而先人棄諸孤丙申而汝姑逝今年而汝又繼乎人生斯世孰無喪戚而若我家十一年間四喪之變已非人理之所堪況如汝之推孝於夫家而餘力善理內政乎況如汝之得賦於堅固而一豪無犯天

法乎則其哀之深惜之至可知已世之爲舅爲媳者亦多矣其愛雖深尚不及於夫婦而吾之哭汝姑也只覺其悲不覺其悲之毒爾今於哭汝則不狀顧似反有甚焉則以汝之可愛非尋常閨闈之比歟又況汝之歸我大兒卽先人七朔病中所定也蓋不無未痘之可嫌而猶且拳拳以爲滄老曾孫自有鳳毛安知不篤生賢秀以我大家聲乎不肖謹受而不敢忘期且迫十日矣則嗚呼有臘月十四日之至慟而遺命所承不得不待葬而權吉狀以舅姑之尚衰服也禫且吉乃克執斧而慈氏之嚴猶且爲之鍾愛卽舅

姑可知已自是以往吾日夜所企者不越乎得一雄
抱使夫湖外八世文獻之傳永有繼開焉耳及不幸
生女汝姑忽已先我而吾且幸其獨供含飴之弄何
哉爲上有慈氏無恙故耳女既茲四歲則吾之所企
又愈久愈切何哉是不獨慈齡之益高而吾已逾五
十矣汝夫亦駸駸九而汝又過多三齒以我家至
孤且弱只有若干租免而已者安得不急於璋牀狀
而子有無命也時也不必有所汲汲而戚戚獨吾罪
至欺天情在榮母或南或北靡暇受汝內外之定省
而每見汝儀未始不開顏每復汝書未始不長語凡

甘旨米鹽細瑣之節恆自以無憂天乎鬼乎胡乃一
朝捨我使我不得抱孫而甚至貽戚於先人之遺願
乎嗚呼吾甚福薄吾所懼者其不以進退升沈置之
於戚欣久矣昨歲八月乘官而南豈端狀哉而天憐
有母偶得一木州奈地磽官貧無以爲養而汝猶助
我爲歡夫不以其舅作宰其媳必從不惟常情應狀
而婦人尤有甚者乎及十月上官亟迎大夫人斬行
則天大風以雪慈氏不得登塗汝母女亦既治行而
旋停此已大可恨者今二月慈行之屆也一春既先
後咸陪而汝又以痘警獨礙聞其攀別慈斬涕漉漉

如兩有若承訣者朕無乃誠孝所發而神者先已告
凶歟吾於汝初非專為家幹之可念也官債之可慮
也而區區之情自現于答書有曰四月廿八吾孤辰
也五月初八吾慈氏脫辰也趁此一來猶足可慰否
則待吾之不獲棄官以秋涼農隙亦未晚也天乎鬼
乎何病之毒何死之遽而何奪之竟速耶早知如此
吾豈不亟自奮刷圖成一二日來會庶汝得一遂意
乎早知一知縣失一賢媳則吾雖於千駟萬鍾之富
亦豈忍以博汝乎信乎吾福之薄吾罪之積而使汝
不能保也未可知者吾兒之孝之至吾所悉也汝所

悉也先人藻鑑之明亦嘗許以福將而以其文而不
一登於有司以其心而徒盡瘁於家事茲又竟失如
汝之賢相抑何理哉嗚呼吾兒之書雖未及致詳而
計奴與過客之口傳果不疎矣蓋聞汝病初亦一時
輪梁而二月廿七之始委枕也大兒在此不及知此
吾過也渠之陪我慈以來最急於請歸實以家事之
莫緩耳未必先揣有汝病故吾得迂言以為父子相
離今七朔矣既奉祠堂須寒食參薦而去可矣渠亦
為是回翔二月初二乃行翌日至孝家而病報至時
則病已七八日矣促輶而行猶未免後時而汝夫之

李母徒日夜抱護叫號則其情雖苦曷若丈夫之能
曉病理或不至於有失哉尚幸初五而汝夫始得對
面初八而有書于我十二而我乃得書則汝夫辭意
雖或出於鎮定寬慰而大約不至於危境矣舅媳之
情亦豈因此少緩而汝舅適已病越三日乃馳書往
問嗚呼是非十五之曉乎書且發而吾夢汝姑手一
小齣如割肌若違心炒迫若有子女憂狀吾固異之
獨以夢境之惚恍置諸難徵何意十六之曉汝竟不
救而使我有十八哭計之慟乎四百里非絕遠也一
二旬非許久也而人事之變一何劇也生不得復見

病不得親理沒不得相決思之痛悔自非一二若其
臨絕喉音雖以舌焦無以明聽於汝夫而隱約以汝
老慈為言隨以我慈氏雖未奉訣猶幸不至貽憂者
為言汝夫所報字字可涕則為汝舅者雖不欲有慟
而得乎嗚呼幽明判矣死生命也以汝清淑之氣今
已上復太虛視人世有不盈皆而吾且噉噉狀南望
而哭位者無或見譏於達識大觀之人乎而乃欲忘
難忘心耿耿忽忽晝與夜恆涕而無已豈直年衰心
弱而狀哉良以汝之可惱汝夫之可哀而汝舅無狀
反受逆理之禍也使汝之一穉女而男也吾又何為

若是之慟乎女既非男汝血誰續天幸成立終致有
家而有嗣則此猶足為不幸之幸而汝之容姿氣脉
尚亦不至斷絕吾之所祝惟是而止耶吾方未健不
及脫縶姑俟葬期臨穴一哭庶伸九年舅媳之謫吾
之所報亦惟是而止耶嗚呼汝其逝矣想待我先子
及汝姑左右一似廟見饋食時事此在汝孝心寧不
可樂而吾乃頑狀久於世何益特以大夫入初躋八
十有一而少子少女又未婚娶用是遲回只自慟耳
若夫久於官豈吾志耶奉慈過夏行且趁秋涼陪歸
勿復耗神於黜赤而因之廣求一吉地致我先子及

汝姑與汝以位而葬則千秋萬歲魂魄相依斯猶大
易渙萃之遺而吾亦異日相會樂且多矣汝其先以
仰告有以啓佑於汝夫兄弟之來雲而勿替承之可
乎子不必自產夫之子是子則汝之語亦必先我料
之吾復何言第有一說尾之頃吾與汝書已以汝老
慈夫人為念許於早晚稍免積債優當買送紬二匹
以助汝壽母衣服之資則汝得書深喜屈指以待此
又吾柳女所見而吾所聞者今雖已矣其忍會言雖
未免債不能不自力汝慈氏當亦為之一慟而不卻
也嗚呼哀哉無窮者情有窮者辭汝靈不昧其尚歆

茲嗚呼慟哉嗚呼慟哉

祭金甥宅煥文

辛丑

嗚呼爾乎何故止此資足以克家又足以立身志又足以成就遠大而一朝摧閱竟何故焉世固有無休號譽而大年而多男者矣亦固有媚狼危腹而乘運而獲官者矣爾何無一於彼而并與夫不應有而無之使父兮母兮子子跼跼視春農無異耶嗚呼文靖十世爾之胄也祖曾潛德爾之趾也况乎爾翁之經禮盡倫爾孀之高潔空家亦吾南罕觀則發之於爾其誰曰不空原其降生即吾家也逮其命名實吾翁

也江山萬里瓊宮瑤臺之語非爾奇警之動人乎大小圈點天日月星之圖非爾神悟之自天乎乃若十三歲爲我言志有曰命世男兒吾事業日勤詩禮香知能者尤爲京鄉學士大夫所稱說而不比穉歲云爲而已則天假之壽何事而不可爲何地而不可詣卽世間諸福亦何所不可乎而乃天高而鬼惡疾毒而醫窮譬之蟠桃始華而烈風敗之良玉初胎而劫火潛之嗚呼鳳洲氏九命之一其自爾復續矣自古已朕吾又何悲所可悲者顧猶有之吾家弱甚幾不能自植而八世文獻吾翁積慶之故幸而有吾伯仲

三雛與夫盧之六金之一而總之彬彬焉可觀則或
出或處可相與之爲力而十而折一今遽在爾嗚呼
吾老且衰又安得不涕雖狀有始則有終也有生則
有死也壽未必皆賢也夭未必皆否也以爾靈明當
已了狀釋狀抑爾婦雖孀而亦淑爾子雖孤而亦完
則爾家萬子孫昌大之報終必自有其時而不與向
所謂一霎頑福而相博矧父母齒未五十吾所持以
爲慰者此耳爾其歸白祖曾無徒以戀親訣別之辭
貽冥冥無涯之戚而尚亦請夫轉吽而爲笑也可乎
嗚呼爾乎在母而一十有五朔何其異也在世而二

十有一歲何其促也致爾翁棄官而歸視者爾耶偕
爾舅奉慈而遞還者爾耶言欲無而不忍無情欲忘
而不忍忘者乃亦爾之二舅耶嗚呼哀哉一觴爲錢
爾其尚克歆之

祭石湖李丈王運文

昔世宗聖海東堯舜之趾之定永爲祚胤一支于
南月生之鄉文農所與詩禮咸章公移石湖渭陽之
故熊熊光氣尚顯天賦斂狀自修嚮晦微密聲未上
徹譽則勃溢其庶九莖儀我晚生居狀大暮神理冥
冥嗟公之降聞我父子上下其遊豈伊媿以公有秀

句一天萬木載唱載和亦觴其菊考巖小學此會尤
盛先人趙楊公迭為政於焉匝歲結誼何極滄桑一
瞥有淚盈臆今公繼之益令我悲頽仰終古誰適與
歸悠悠世道孔既傷麟二五之滴益靡究因夫惟大
觀若公迫朕何忻何戚何取何捐况有賢郎人謂以
肖白眉之良其最矯矯為父為弟已雪姦誣無憂者
公尚永利徂而我善懷曷其有堪耿耿心目又茲秋
風叶遺書在架百果在園淒涼總帷依約衙門爰詹
蓬萊萬壑繚海平生棕竹高躅未改自命王人其誠
曰否居斯葬斯天亦申佑吾翁舊游或者足踵興言

到此一聲長慟鶴弔雖遲縣漬因問明靈不泯肯歌
吾儼

祭盧兄暉文

甲辰

維年月日婦弟前翊贊越松黃胤錫謹治薄具拙詩
來哭于近故柳邨盧兄之靈筵曰嗚呼哀哉世之日
下如水不還訊挽其頽而瀕于難雖力者富墻穴者
貴誇多鬪高滋夢滋醉黠而猶爾駭亦何譏一有斯
觀罔不隱歛疑惟公懿亮自天得既賦孝悌又傳清
白松齋古堂遠矣風韻洋洋玉溪寔洪而濬林塘有
窈鯉趨于庭不食之報理斯可徵爰克忠養容必盡

節亦善三兄古道策鋌餘力詩書勉高邵心潛眷
履月晃螢耀請寺幾年文社多時一伸先屈其庶在
茲春官再躋回奈命何猶顯于學靡顧于家醇拙自
如譽在其中浮雲不義曷與公躬今居古稽薄言高
逝鴻耀素風九臯西蒞有魚登鈞有新盈爨藍翁念
老寤寐爲伴其疾雖苦其質則貞閒頤靜齋此樂誰
爭期公大耋永爲依仰云胡一朝乃棄吾黨怵怵週
甲於德不足窮而且短天亦難卜維龍有六矯矯堂
宇爾文爾行一邑聳觀矧伊諸孫多福所招牀扶膝
繞樹王林瑤于門之慶將永昌大持是以慰公必領

可念咎十七我不猶人姊婿之尊而辱而親小失則
庇大過則警弦韋且須官羽相命湯湯我翁愛亦周
洽往復酬唱宛在遺集壬午七舉公始拜滄銅津雪
斯季也聯翩逮夫辛卯我直睹寺春丁泮橋一笑相
視哀哀哭父公步而臨邇南齋此意已深吾母之
容又承躬唁悠哉百里後先無遠益我爲養十有四
稔京書縣札豈若面審辛丑之途時在四月留連數
宵慕公幽潔方將再赴與其川觀曾是辛酉使我躐
躐居狀鬼惡衆爾霞舉婦違借老兒失畢娶惻惻戴
星又伊雙胤吾病眩顛不及殯引先以我季取次思

往今春甫繼重礙癘網冉冉練期月已六易秋懷僚
慄風厲霜白行詹水岡宿草可傷魂歸故里總惟虛
涼此來何晚漸痛非一公而諒我或不我叱生順沒
寧歸全曷憾吾雷此世自爾多感公焉大暮謙也瘞
啾惟李是仗相對白頭公遇我親說及此否欲問無
聞俯仰搔首而哀甚矣悲亦能幾冥心萬事只遲符
期歸朕叔公亦同漣泣永惟光塵轉增嗟悵思嗜我
文意長辭竭不腆之奠誠或達耶嗚呼哀哉

祭外舅姑墓文

甲辰

維年月日女婿前甥贊黃胤錫謹以薄奠來哭于外

舅四友齋還珠丁公外姑尚質張氏之墓曰嗚呼哀
哉自我之挈亾室治家與來哭于外舅氏大祥者于
茲二十有三年矣自我之遣大兒操文代哭于舅姑
氏遷窆者于茲十年矣自我之率子女備官與送助
于外姑氏忌祀者又于茲五年矣流光駟邁人事嬗
變已不知幾回而亾室九泉小子駸駸六旬來瞻三
尺之良亦爲秋柏之實則光儀而莫接也警咳而莫
承也念平日子視之恩安得不一慟而三號也嗚呼
哀哉餘齡冉冉將未必其復來而山川間之代二兒
亦或有違徘徊孀道益令人漣漣精靈炯炯想有以

國府志
鑑我衷矣惟令胤之老實而螟孫之樸厚傳承慕之
一氣尚克尸乎宗祀先咷後笑不在此乎持是以慰
當亦爲之俯頷也抑小子春初甫繼永感無既從今
以往益勵素履有官則進無官則退設或有官而義
不可進則亦矢以必退而修身待死九戰兢未已夫
狀後庶不悖乎我舅姑子視之舊爾伏惟尊靈其或
默誘而無俾迷也乎嗚呼哀哉

祭水樓文

維大統餘分三乙巳正月朔日辛亥近故水樓先生
金公謙父棄後學三月十一日庚申將附于朱寢親

堦治命也禮也友人越松黃胤錫病且無馬不克蚤
至乃以前三日丁巳齋所爲虞殯三十章並魚餅果
若干來哭而文以備之曰嗚呼哀哉天之降兄豈端
狀哉道之喪而將使扶之世之執而將使拯之是其
意不直爲河西先生九葉之家學湖南一路大萬之
民命也必矣卒之官止乎一寢郎而無以廣夫明
新壽止乎四十九而無以極夫久大甚至黔婁之貧
子夏之慟而有違於迪逆殃慶之常理者抑何天哉
嗚呼哀哉六德六行兄之有也六經六藝兄之富也
雖以我師則哲之明猶未及燭兄之深處此兄所以

恆恨及門之晚而日孜孜誠敬以庶副片言相期之
隆者也若我先子二十年知兄而愛兄則雖古之朱
黃何別焉今其歿爾遠舉無不之也且而先師南而
先子想參侍無間其或追質精蘊永續平日而旋以
誘此未死之愚哀耶嗚呼哀哉甲戌瑞石之遇戊寅
東床之邀丙戌己丑壬辰羨上之來往一一回思已
是石火如也白首人間我其疇依孤孫八歲二女未
歸我妹病矣惟令季是仗兄則有以不至於猶視爾
蚤晚葬孀婦拾遺文亦令季與我之責則千秋萬歲
尚有子雲堯夫之流知我言之不誣乎嗚呼言有窮

而意無窮涕有盡而悲無盡兄靈炯炯其有饗諸哀
哉哀哉其有饗諸

文孝世子魂宮進香文

維年號五十一年歲次丙午閏七月壬申朔初五日
丙子忠清道觀察使臣金光默謹遣洪州牧使臣安
廷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文孝世子靈座
前伏以天篤漢京 聖神迭作 仙根大盤荷葉光
弈繩繩震鬯太史是闡哀哉 順懷戚矣 昭顯猶
配猶育未始若今茲孔酷久益崩心重輪既晦五
歲何短 三宮惻悼八域潯濟日月奔走葬期將屆

奎章一錄 珉誌百世藩臺進香有請肇 命於焉
致愍庶表彝秉往在辛壬 宗祀憂危煌煌本土合
謀于箕祥符乙卯慶徵福德時維誕 睿奉山磐石
允 文允 孝粵自天降穹穹 日角儼儼 王相
冊印方膺雲物亦叶扶抱詎煩賓价咸噴乃眷千字
肅祖攸序摩挲編緝不釋頭步一部孝經又復知珍
冲而好學幾乎離倫愉愉婉婉上供 含飴無方致
養指日可期雖于疾疹必乎 聖躬百順備矣空福
之崇如天假壽異時堯舜重熙 祖甲永新邦運東
方萬年太平在是喁喁延頸蹈舞以俟臣民不祿樂

餌靡臧賀儀垂舉祈祭已忙嗟嗟夏五此慟終古
宸情曷慰 國統疇怙 明靈有赫隱憂如皎默祐
靈羽願言斯男一理未泯眾望惟專回咷化笑此或
其朕庚炎告退秋思增慄人情所同矧臣多感家忝
蜀山節叨熊津趨 朝則阻奉奠須勤爰洽辦炷敬
付差官區區寸衷敢曰自殫尚饗

祭水樓文 丁未

嗚呼兄之違我今忽忽一聞矣謙冲莊重之德精深
博大之學終不可復親矣而弟以宗子拘逐年正朝
之廟祭曾不能及此日一哭于靈座薄耶厚耶兄必

默亮焉爾況茲一行作吏初非出於希望而自天有
隕又申 袞之酬 恩無由乞歸未敢於焉七朔兄
之祥祀遽駸駸邇止則南望長號又安忍自己嗚呼
我妹老矣無一日不病二女長矣無一人有歸此固
人理之至酷而瑩狀一孫方九歲可惻挾策之行或
南或北吾亦無以視之以吾孫則九原有知其不至
於有憾耶嗚呼先文靖先生從享之議實吾二人所
共承於雲樓之三席而乃者第三疏又弟之所潤也
疏之未徹已 特教致祭疏之再徹卽 溫批待時
多士相慶豈獨一門之幸哉兄則惜乎不見而所編

年譜松老之原本也弟亦嘗聞一二餘論而竊聞尊
族大父清仲氏歸自疏廳行且續刊於遺集事則盛
矣弟其獨任讐校耶興言及此益悲兄之違我也嗚
呼兄其日以遠矣遺言在冊道事在人將與令季圖
永世有傳而吾乃旅宦瑣瑣令季又儼狀衰經斯役
之完未知當在何日吾老甚矣天或有以相之否乎
嗚呼哀哉

祭李一鎮文

嗚呼伯敬祖竹谷而芝有根矣嗣王考而麟有種矣
誰如其氣清而質美乎誰如其學博而才通乎而不

能成一名而不能植一家卒之棲棲絕峽苦苦貞疾而壽止四十有一弱婦穉兒人不忍見天于伯敬厥

竭以焉嗚呼伯敬之知之明豈不及於人乎而余之愚謂之以父友謂之以姊伯終又處以一日之長一飯之先而經史子集德行道藝相講說十餘年雖愧抗顏亦庶同心訖意夫一朝戕之一木而使余多口寡助重子子若是哉嗚呼伯敬今且九地余病何久余哭何晚人情歎矣神理惻矣其猶承誘三孤與余孫焉翊而因以相余未死之前耶其無知耶其有知耶一杯在侑從此辭耶嗚呼哀哉

自祭文

十一月十七日病自知不起默成自祭文用陶靖節故事十二月初六日幸始而安乃以示二兒

維十四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壬辰日南至山雷老人有疾于晚隱先齋之西別堂越一日大頷日已窮疾歲且盡矣喪餘迹矣祖考考妣三忌并在此十二月我命近矣耆弟撫我二子環我變兮未行亦攸潛我伊生有死如書必夜順寧舍達匪我但化顧其志豈不如古人而其質豈不如今儒學將以由博反約而愚不省其有成仕將以尊主庶民而在不省其多拘狀念念乎舜曰謙質禹曰文淳之弊重勉勉乎師曰博實父

頌齋蒙

卷之十四

祭文

四十五

曰慎節之訓故其憂未始無樂而樂未始無憂故其
進未必非退而退未必非進蓋由是而安身遂由是
而俟命今焉可以歸全終焉庶乎得正收清明之一
氣游泰初之常間承三席兮不我揮陪一人兮不我
辜惟遺事之罔稱尚遺文之有托夫何思而何慮試
一注而一酌嗚呼哀哉

祭金妹文

辛亥二月

維年月日亡妹孺人將永歸離耐于故水樓翁朱巖
族位之墓老兄永叟溫叟俱病且拘不克奔會乃以
二十日乙丑治菲具付大兒一漢代哭而文以侑之

曰嗚呼哀哉晉朱夫子文哭劉妹解郡差晚辭極悲
悔狀劉多賢夫與子存可慰者是他復何論如吾女
弟淑懿畸窮子夭夫喪媳折身終貧固自安禍則誰
使天荒地老殃慶無理行路亦惻矧茲鴛鴦長號南
望只益悲潛嗟嗟女弟曷為生死蚤知如斯割慶久
矣伊德之豐考妣是肖伊配之嘉師友咸道兄齒雖
長寔所畏敬中壘之傳可列名姓庶幾百年第祿之
空時命乃謬無往不災一兒萬傑眾口猶陷崩城以
來慟尤如刻姜女雖行其季則未哀哀一孫亦俊奈
穉追惟積疚豈我無情殘年病故泪宇相承前冬四

旬伯兮幾殊聞有苦企茲爾先祖如怨如慕所欲何
言而莫之知亦莫之奔日月駟迅遽及期期既慚既
悚我何人哉朕其命矣此行誰不翁翁舅趾姑待其
必咫尺慈孝又仰祖翼不逮有所將始受祐女成孫
長爛其休光於焉一笑厥監洋洋吾哀甚矣所願靡
忒拜兒一炷顧我焉極

頤齋遺篋卷之十四

